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十四

詳校官太醫院醫官臣姜晟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錄監生臣陳箴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十四

錢塘魏之琇撰

鬱症

實材治一人年十五因大憂大惱却轉脾虛庸醫用五
苓散及青皮枳殼等藥遂致飲食不進胸中作悶乃
命灸命關二百壯灸關元五百壯服薑附湯一二劑
金液丹二斤方愈方書混於勞損用溫平小藥誤人

不少悲夫

一人功名不遂神思不樂飲食漸少日夜昏默已半年
矣諸治不效此藥不能治令灸巨關百壯關元二百
壯病減半令服醇酒一日三度一月全安

原注失志
不遂之病

非排遣性情不可以灸法操
其要醉酒陶其情此法妙極

張子和治項關令之妻病飢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
殺左右惡言不輟衆醫半載無效張視之曰此難以
藥治乃使二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

又令作角觝又大笑其旁常令兩介能食之婦誇其
食美其婦亦索其食而為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
不藥而瘥後得一子夫醫貴有才無才何得應變無
窮

羅太無治一病僧黃瘦倦怠詢其病曰乃蜀人出家時
其母在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
過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
十五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

糜爛與之

太監替和尚開葷

凡經半月餘且時慰諭之又曰

我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耳

察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湯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

塊疾積方止次日與熟乾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人

遂如故又半月與鈔十錠遂行

格致餘論

孫文垣治丁耀文母年四十四常患胃脘痛

肝木侮胃

孀居

十五年日茹蔬素七月因怒吐血梳許不素日平矣

九月又怒吐血如前加腹痛

肝木乘脾

次年二月

木旺之時

忽

理急後重肛門大疼

肝火後迫

小便短澀惟點滴痛不可

言

肝火前迫

腰與少腹熱如湯泡

三陰火熾

日惟仰臥不能側

側則左胯并腿作痛兩痛原痛二陰之痛前甚則後

減後甚則前減

諸痛屬火

至不能坐遇驚恐則下愈墜疼

驚則火動火動水傷

經不行者兩月旬經行腰腹必痛下紫黑

血塊甚多今又白帶如注口渴不寐不思飲食面與

手足虛浮喉中梗梗有痰肌肉消半診之脈僅四至

兩寸軟弱右關滑左關弦兩尺濇據脈上焦氣血不

足中焦有痰下焦氣凝血滯鬱而為火蓋下焦肝腎所攝腰膝肝之所經二便腎之所主也據症面與手足虛浮則脾氣甚弱飲食不思則胃氣不充不寐由過於憂愁思慮而心血不足總為七情所傷故爾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不月此病近之所幸脈不數聲音清亮當先為開鬱清熱調達肝氣保過夏令欠通後再峻補陰血必戒惱怒使血得循經乃可愈初投當歸龍薈丸以撤下焦之熱腰與少腹之熱

漸退後以香薷石臯龍胆桃仁滑石牡牛膝甘草梢
軟柴胡煎吞滋腎丸二陰全減

韓約齋子婦每怒動則夜臥不安如見鬼魅小水淋瀝
今又大便秘結腹中疼痛腰胯脹墜如生產狀坐臥
不安因痛而脈多不應指孫曰此肝經鬱火所至法
當通利以杏仁桃仁各三錢柏樹根皮山巵青皮各
一錢檳榔五分枳殼八分水煎服之少頃大便通痛
脹遂減

琇按此亦治標耳非滋水生肝病何能已

一婦人因夫荒於酒色不事生產多憂多鬱左胯及環

跳穴疼痛過膝

肝火下鬱
於經隧

大小便頻數

肝火下迫
於二陰

臍

腹脹疼口乾脈之右手弱左手數近又發熱惡寒汗

因痛出時刻不寧此食積痰飲瘀血流於下部足厥

經挾鬱火而痛恐成腸癰與神效瓜蒌散一貼痛減

半汗止數脈稍退小腹堅如石按之且痛再與前藥

小腹稍軟餘無進退再進之每貼大瓜蒌二枚加丹

皮莪朮五靈脂金銀花諸症悉平

亮卿內人頭痛遍身痛

挾暑

前後心乳皆脹玉戶撮急肛

門逼迫

皆肝火為患

大便三日未行口乾因大拂意事而

起下午發熱似痞惡心煩躁不寧而時當盛暑乃怒

氣傷肝腴暑熱而然以石膏二錢青皮柴胡枳殼各

一錢半夏麴黃芩各八分甘草桔梗各五分夜與當

歸龍薈丸下之大小便皆利熱退諸症悉減惟畧惡

心與青皮飲兩帖全安

程湘內人鼻衄後眩暈嘈噉嘔吐清水夜臥不安腹中
飢而食不下膈孫謂由脾虛肝胆有鬱火也以人參
黃連白朮扁豆甘草陳皮半夏竹茹茯苓石膏水煎
調理而平

黃履素曰予少年患鬱火之症面時赤而熱手足不溫
復覺咽乾口燥體中微黃夜更甚就醫吳門粗工投
以黃連黃芩黃柏等藥服方二劑忽覺手足甚冷漸
漸過腕過膝鼻間突出冷氣神魂如從高橋墜下深

谿陰陰不能自止幾登鬼錄延名醫張漣水治之張云症雖悞服寒藥又不可驟以熱藥激之但服八珍湯加薑及天麻久當自愈如法調之雖漸安而元氣則大減矣後簡方書有云鬱症不可折以寒劑悞治致死然則予之不死幸也夫記之以爲鑒戒

潘埴曰予稟氣素偏於火晚年多難懷抱鬱鬱因而肝氣不平上衝心肺水火不能既濟殊無應病之藥乃自製一方名曰兼制丸以柴胡龍胆青皮各五錢平

肝歸身一兩養肝生地一兩生甘草五錢瀉南方黃
栢一兩知母五錢補北方蒼朮八錢燥濕苓連各六
錢清心肺桂心二錢引經加白朮防已陳皮茯苓蜜
丸每服八十丸常服有效

褚記
室

琇按合黃潘二說觀之皆鬱火症也一則服苦寒
幾斃一則服苦寒有效要之人之稟賦各殊陰陽
亦異臨症者不執著也

龔子才治何進士夫人患經行胃口作痛增寒發熱一

醫以四物湯加官桂香附服之卽吐血而痛愈甚診之六脈洪數乃鬱火也以山巵二兩薑汁炒黑色一服立愈

馮楚瞻治一壯年作宦失意退居抑鬱成疾卽經所謂常貴後賤名曰脫營常富後貧名曰失精其候氣血日消神不外揚六脈弦細而澁飲食入胃盡化為痰必咳吐盡出乃能臥津液內耗肌表外疎所以惡寒而瘦削以東垣麻黃桂枝湯加白朮薑棗二三劑脈

氣漸充有神痰涎咳吐俱愈繼以十補丸及歸脾養榮加減全瘳

呂東莊治吳弁玉偶患寒熱旋至熱不退胸中作惡診之曰此肝鬱而致感也用加減小柴胡湯一劑減半次進柴胡地黃飲子呂適他往後日用六君子湯加黃芩且戒之曰明日若尚有微熱在內則後日須再用地黃飲子一帖而後用六君子此後皆有次第不可亂也因服地黃飲子覺熱已退盡遂竟用補中益

氣湯一帖是夜卽煩熱不安乃知次第果不可紊仍
用地黃飲子卽安然後依次服至第三日再用補中
益氣湯泰然得力矣第覺病後煩怒易動時體虛劣
自改用歸脾湯呂歸診之曰今脈已無病但夜寐不
著耳曰正若此奈何曰當加味歸脾湯曰今已服此
方而未效曰君試我歸胃自愈矣一劑而鼾睡達旦

必去遠志木香而
入地黃麥冬白芍

琇按此等病予惟以地黃飲子令服五七劑永無

他患今必用六君補中歸脾以至紛紛此何故耶未
免呆守立齋成法之過

沈氏婦夏月發寒熱醫以為瘧也時月事適下遂淋漓
不斷又以為熱入血室用藥數貼寒食益厲月事益
下色紫黑或如敗醬醫且云服此藥勢當更甚乃得
微愈耳乃疑其說請呂診之委頓不能起坐脈細數
甚按之欲絕問其寒熱則必起未申而終於子亥曰
鬱火虛症耳檢前藥則小柴胡湯彼意以治寒熱往

來兼治熱入血室也又加香薷一大握則又疑暑毒作瘧也乃笑曰所謂熱入血室者乃經水方至遇熱而不行故用清涼以解之今下且不止少腹疔痛與此症何與而進黃芩等藥乎卽灼知熱入血室矣當加逐瘀通經之味香薷一握又何為者乃用肉桂二錢白朮四錢炮薑二錢當歸白芍各三錢人參三錢陳皮甘草各四分一服而痛止經斷寒熱不至五服而能起惟足心時作痛此去血過多肝腎傷也投都

氣飲子加肉桂牛膝各一錢而全愈使卒進寒涼重
陰下通天僵地折生氣不內水泉冰潰不七日死矣
乃云更甚方愈夫誰欺哉痛妄之巧於卸脫而悍於
誅伐如是夫

朱綺厓多憤鬱又以肉病憂勞百感致疾初發寒

少陽之症

也

漸進不解時方隆冬醫進九味羌活湯不效易醫
大進發表消中之藥凡狠悍之味悉備襍亂不成方
三劑勢劇又進大黃利下等物下黑水數升遂大熱

發狂昏憤暈絕湯水入口卽吐其家無措試以參湯

與之遂受垂絕更甦次日呂至尚憤亂不省人事承

靈

在顛頂通天穴兩旁

正營

在承靈穴兩旁

及長強

在尻骨上腰俞穴下

俱發腫

毒時時躁亂診其脈數而大曰幸不內陷可生也遂

重用參耆歸朮加熟地一兩許時村醫在座欲進連

翹角刺等敗毒藥且力言熟地不可用其家從呂言

進藥是夜得臥次早神情頓清謂曰吾前竟不解何

故臥此今乃知病如夢始覺也又次日脈數漸退煩

燥亦平但胃口未開腫毒礙事旬日未便令守服此
諸症悉治因晉方及加減法且囑之曰毋用破氣藥
以開胃苦寒藥以降火通利藥以啟後敗毒藥以消
腫有一於此不可為也出邑遇友人問其病狀曰七
情內傷而外感乘之傷厥陰而感少陽從其類也乃
不問經絡而混表之三陽俱敝矣然邪猶未入府也
轉用枳實厚朴山查瓜蒌之屬而邪入二陽矣然陰
猶未受病也用大黃玄明粉而傷及三陰矣究竟原

感分野之邪不得外洩展轉內逼中寒拒逆幸得參
扶胃氣鼓邪出外其發於承靈正營者乃本經未達
鬱怫之火也其發於腰俞長强者乃下傷至陰凝滯
而成也蓋毒得發者參之功也今毒之麻木平塌將
來正費調理者前藥之害也其家如言守防服之而
愈

張路玉治江禮科次媳春初患發熱頭疼腹痛欬逆無
痰十指皆紫黑而痛或用發表順氣不效診之脈來

弦數而細左大於右曰此懷抱不舒肝火鬱於脾土而發熱熱蒸於肺故欬因肺本燥為無痰脾受木尅故腹痛陽氣不得發越故頭疼四肢為諸陽之本陽氣不行氣凝血滯故十指疼紫其脈弦者肝也數者火也細者火鬱於血分也遂以加味逍遙散加桂枝於土中達木為三劑而諸症霍然十指亦不疼紫矣徐孝廉室不得寐不能食心神恍惚四散微寒手心熱汗至晚則喉間熱結有痰兩耳時塞屢治不效診之

六脈縈縈如蛛絲畧兼弦數此中氣久鬱不舒虛火上炎之候也本用歸脾湯以補心脾之虛奈素有虛痰陰火不勝耆圓之滯木香之燥用歸脾之法遂以五味異攻散畧加歸芍肉桂以和其陰導其火不數服而食進寢寧諸症釋然矣

張飛疇治一婦平昔虛火易於上升因有怒氣不得越致中滿食減作酸噯氣頭面手足時冷時熱少腹不時痠痛經不行者半載餘其脈模糊駛而無力服諸

破氣降氣行血藥不愈此蘊怒傷肝肝火乘虛而尅脾土脾受尅則胸中之大氣不布隨肝火散漫肢體當知氣從血騰濕由火燥惟太陽當空則陰霾自散真火行令則鬱蒸之氣自伏又釜底得火則能腐熟水穀水穀運則脾胃有權大氣得歸而諸症可愈矣用生料八味倍桂附十日而頭面手足之冷熱除間用異攻而中寬食進調理兩月經行而愈

柴嶼青治潼川守

諱

八十三在瀋陽禮部時聞伊母在

京病甚忽身熱吐痰妄言昏憤衆醫俱主發表病勢
日增始求治悲泪哀號自分必死診其右關沈澁微
滑曰此思慮傷脾更兼鬱結痰涎壅盛脾不能運也
自熱昏憤清陽不升脾氣傷也先用二陳瓜蒌治其
標繼以歸脾加神麴半夏升柴調治數日而痊向使
誤服表劑豈不蹈昔人虛虛之戒耶

山陰林素臣偶患時氣為醫所誤身熱嘔吐綠水轉側不
寧柴以為肝鬱所致用逍遙散加吳茱萸川黃連各

五分一服吐止身涼二服全愈又服調理藥數劑而安

陸養愚治沈立川內人胸膈不舒咽嗑不利中脘少腹常疼大便秘經水淋瀝腰膝無力倦怠頭眩得食少可食後則異常不快半年間順氣清熱開鬱化痰消食之藥服將百劑脈之左手沉數而細右手沉弦而微此肝脾燥熱忿鬱積久而致始屬有餘今為不足宜用補劑沈曰前用人參五分且有開氣之藥極痞

滿恐補不能投曰參少而兼開氣所以痞滿也乃用
八物湯人參一錢服之大脹乃加參二錢脹卽減加
至三錢竟不脹矣又合六味丸空心服之調理二月
而痊

一婦鬱怒憂思胸腹脹痛痛甚則四肢厥冷口噤冷汗
用二陳湯加芎歸烏藥青皮枳殼香附厚朴蘇葉一
劑痛脹卽愈後去蘇葉加薑炒黃連再服一而安
一婦鬱怒不發久之噫聲甚高言談不知終始饋雜易

飢經曰心病為噫此因憂鬱於心胸也用桃仁承氣

湯

大黃 桃仁 桂枝 芒硝 甘草

下畜血數升而安經曰血畜在上則

喜忘在中則喜狂也

一中年人因鬱悒心下作痛一塊不移日漸羸瘦與桃仁承氣湯一服下黑物并痰涎許永不再發

薛立齋治一婦人身顫振口妄言諸藥不效薛以為鬱怒所致詢其故蓋為素嫌其夫而含怒久也投以小柴胡湯稍可又用加味歸脾湯而愈

一婦人年六十有四久鬱怒頭痛寒熱春間乳內時痛服流氣飲之類益甚不時有血如經行又因大驚恐飲食不進夜寐不寧此因高年去血過多至春無以生發肝木血虛火燥所以至晚陰旺則發赤經云肝藏魂魂無所附故不能寐先以逍遙散加酒炒黑龍肝草一錢山巵一錢五分二劑腫痛頓退又二劑而全消再用歸脾湯加炒巵貝母諸症悉愈

一婦人因喪子懷抱不舒腹脹少寐飲食素少痰涎上

涌月經頻來曰脾統血而主涎此鬱悶傷脾不能攝
血制涎歸源由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而愈又
用八珍湯調理而痊

秀才揚君爵年將五十胸痞少食吐痰體倦肌肉消瘦
所服方藥皆耗血破氣化痰降火曰此氣鬱所傷陽
氣未能升越屬脾經血虛之症當用歸胃湯解鬱結
生脾血用補中益氣壯脾氣生發諸經否則必為中
滿氣膈之患不信仍用前藥後果患前症而歿

羅謙甫曰疏過五論云常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
名曰脫營鎮陽一士人軀幹魁梧而意氣豪雄喜交
遊而有四方之志年踰三旬已入仕至五品出入騎
從塞途姬侍滿前飲食起居無不如意不三年以事
罷去心思鬱結憂慮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日減
肌膚漸致瘦弱無如之何遂耽嗜於酒久而中滿始
求醫醫不審得病之情輒以丸藥五粒溫水送下二
十餘行時值初秋暑熱猶盛因而煩渴飲冷過多遂

成腸鳴腹痛而為痢疾有如魚腦以致困篤命予治之診其脈乍大乍小其症反覆悶亂兀兀欲吐嘆息不絕予料曰此病難治啓元子曰神屈故也以其貴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慕戀志結憂惶雖不中邪病從内生血脈虛減名曰脫營或曰願聞其理黃帝針經有曰宗氣之道內穀為主穀入於胃乃傳入於脈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周而復始常營無已是為天地之紀故氣始從手太陰起注於陽

明傳流而終於足厥陰循腹理入缺盆下注肺中於是復注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故晝夜氣行五十營漏水下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今病者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阻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喜怒不能自節蓋心為君主神明出焉肺為輔相主行營衛制節由之主貧人欲天理不明則十二官相使各失所司使道閉塞而不通由是則經營

之氣脫去不能灌溉周身百脈失其天度形乃大傷
以此養生則殃何疑之有

馬元儀治洪聲遠惡寒發熱倦怠嬾言神氣怯弱兩脈
弦虛此甲木內鬱生氣不榮而陽明受病也蓋甲木
乃少陽初生之氣勾萌始坼其體柔脆一有拂鬱卽
萎軟抑遏而不上升反下克脾土而為病矣由是樞
機不利虛邪入之而與陰爭則寒頃之既去而與陽
爭則熱倦怠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神怯者

木藏而心藏之神明失養也是皆木鬱土衰之故木
氣既鬱惟和風可以達之陰雨可以滋之柴胡風劑
之平者能入少陽升發清陽而行春氣當歸白芍味
辛而潤辛以疎其氣潤以養其陰白朮茯苓陳皮炙
草以和中氣而益脾土兩劑脈象神四劑寒熱已再
以補中益氣升發生陽之令而康

朱氏子場屋不利鬱鬱而歸遂神識不清胸滿譫語上
不得入下不得出已半月診之兩脈虛濇兼結此因

鬱所傷肺金清肅之氣不能下行而反上壅由是木
寡於畏水絕其源邪火內擾而津液乾枯胸中滿結
者氣不得下也神昏譫語者火亂於上也上不入下
不得出者氣化不清而現晦塞之象也但通其肺氣
諸症自已用紫菀五錢宣太陰以清氣化乾葛二錢
透陽明以散火鬱枳桔各一錢散胸中之結杏仁蘇
子各二錢導肺中之痰一劑而脈轉神清再劑而諸
症悉退改用歸脾湯調理而痊

顧霖蒼婦寒熱如瘧便血不已左脇有塊攻逆作楚神
氣昏憤診之兩脈弦數兼濇弦則為風數則為熱濇
則氣結此肝脾之氣悒鬱不宣胸中陽和鬱而成火
故神明不精肝之應為風肝氣動則風從之故表見
寒熱也人身在半肘腎主之肝氣逆故左脇攻楚有
塊也肝為藏血之地肝傷則血不守風熱勝益為亡
血之由也用生首烏一兩滋燥而兼搜風黃連一錢
治火兼以解鬱柴胡以疎其表黃芩知母以清其裡

枳實厚朴以和其中一劑脈起神清再劑便行熱解而安

繆仲淳曰甲申夏舊婦因鬱火痰喘身熱手拳目張半月不眠食按其胃口不痛諸醫疑其虛也或云中暑百藥試之痰喘滋急以皂角末嚏鼻通竅痰上逆如沸延楊石林診之請亟吐之先大夫曰病久矣虛甚可奈何石林曰經云上部無脈下部有脈其人當吐不吐則死卽以鹽湯吞之去白痰數椀喘定先大夫

曰何以藥之石林曰吐卽藥也待其熟寢勿服藥以
養胃氣夜半啜粥二椀詰旦投六君子湯數劑而起
石林者里中博雅士不行術而精醫者也

姑蘇人張漣水治紀華山雅自負數竒更無子邑邑不
快漸至痞脹四年肌肉削盡自分死矣張診而戲之
曰公那須藥一第便當霍然以當歸六錢韭菜子一
兩香附童子便炒八錢下之紀有難色不得已減其
半張曰作二劑耶一服夜夢遺舉其家慟哭張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案曰吾正欲其通耳仍以前半劑進胸膈間若勇士猛力一擁解黑糞數升啜粥二碗再明日巾櫛起

見客矣逾年生一子卽表弟汝占也

廣筆記

張意田治柯姓人病劇診之得脈浮大而空左關沈候有微弦之象左尺沈候有一系之根面目皆紅鼻青

耳聾眼瞪神昏自語不休舌燥赤大唇紫齒燥

只此數端

便非戴陽症明矣

初病發熱咳嗽已七八日所服乃傷風散

解之藥昨日早間連大便三四次卽臥牀不省人事

今日忽然發昏或謂戴陽症用熟地附子等未服張
思外症雖類戴陽然症起無因察其所言皆平日之
事則似少陰之獨語至鼻現青色時在秋令則肺氣
絕矣然面有光亮為表氣不和唇色深紫宜有鬱火
且左尺有根脈非無治左關微強則別有致病之故
詢之乃昨早失手自碎粥罐因怒不止卽大便昏迷
知為鬱怒所傷肝火上逆而諸症蜂起經所謂怒則
氣上是也與戴陽症相去遠矣用逍遙散去白朮加

金
地黃丹皮炒卮之屬而愈病多隱微醫不審察悞斯
衆矣

一宦素謹言一日會堂屬官筵中有蘿蔔頗大客羨之
主曰尚有大如人者客皆笑以為無主則悔恨自咎
曰人不見如此大者而吾以是語之宜以吾言為妄
且笑也因而致病藥不應其子讀書達事思其父素
不輕言因愧赧成病必須實所言庶可解釋遂遣人
至家取蘿蔔如人大者至官所復會堂屬強父扶病

而陪陪至數巡以車載蘿蔔至席前客皆驚訝其父

大喜厥旦疾愈

石山
醫案

一女與母相愛既嫁母喪女因思母成疾精神短少倦
怠嗜臥胸膈煩悶日常慊慊藥不應予視之曰此病
自思非藥可愈彼俗酷信女巫巫托降神言禍福謂
之卜童因令其夫假托賄囑之托母言女與我前世
有冤汝故托生於我一以害我是以汝之生命尅我
我死皆汝之故今在陰司欲報汝仇汝病慊慊實我

所為生則為母子死則為寇仇夫乃語其婦曰汝病
若此我他往可請巫婦卜之何如婦諾之遂請卜一
如夫所言女聞大怒詬曰我因母病母反害我我何
思之遂不思病果愈此以怒勝思也

蕭萬興治一婦年四旬懷抱鬱結嘔痰少食胸腹脹疼
雖盛暑猶着綿衣六脈浮結或煩渴不寐此命門火
衰元氣虛寒也以六君子加薑桂及八味丸不兩月
而痊

內傷

萬密齋治董氏子年十七病請治診其脈浮大無力問其症無惡寒頭痛但身熱口渴四肢倦怠曰似白虎症而脈虛乃饑渴勞得之黃耆炙當歸酒洗各一兩作湯服之而愈

陳正夫萬之母舅也病三日後胸中痞脹小便少大便不通萬聞往問疾時近城一醫欲以大柴胡湯下之察脈症不可下乃內傷中氣不運故上竅閉而下氣

不通也丹溪云二陳湯加蒼朮白朮升麻柴胡則大
便甚而小便長與之一服而安

龔子才治劉太府因勞役太過發熱增寒頭疼身痛口

乾發渴嘔惡心煩或以羌活湯或與藿香正氣散愈

甚手足無處著落心慌神亂坐臥不安湯水不入聞

藥亦吐

皆由風劑之劑
鼓動其火而然

診之六脈洪數氣口繫盛此

內傷元氣也以補中益氣湯加遠志棗仁竹茹麥冬

一劑卽熟睡再進一服全安

陳三農治一老人患頭痛惡寒骨節疼痛無汗譫語自服參蘓飲取汗脈洪數而左甚此胃虛作勞陽明雖受寒氣不可攻擊當大補其虛俟胃氣充足必有汗而解以參耆歸朮陳皮炙草加熟附子四五劑諸症雖減白口乾熱未退遂去附子加白芍漸思食汗出而安

陸養愚治叢邑宰煩勞忿怒飲食不思已數月矣初春患左脇痛不能向左眠又感冒遂咳嗽喘促汗出惡

風嘔惡飲冷胸脘痞塞煩躁泄瀉耳鳴手指肉瞤振
搖不已脈之兩寸微浮而濇關尺微虛不固曰凡靠
左不得眠者肝脹靠右不得眠者肺脹及咳嗽自汗
喘促下泄俱難治况濇脈見於春時金來尅木亦可
畏幸神氣尚未乏兩寸帶浮尚有微陽小便稠黃而
猶長面色焦黑而微有黃氣猶可療也仲景云脈虛
微弱下無陽又云微虛相搏乃為短氣又云微浮傷
客熱東垣云陰先亡陽欲得去乃見熱壅口鼻謂之

假熱之症此蓋得之七情傷陰煩勞傷陽風寒乘虛
入客胸膈痞塞因邪在半表半裏又為冷水停凝症
似支結合之諸症俱屬正氣已傷宜調養氣血使邪
自散用順氣養榮湯加桂枝甘草二劑諸症頓減易
以補中益氣少佐小青龍湯二劑自汗喘嘔已除更
以六君子倍半夏陳皮豆仁木香胸痞脇痛亦止又
與四神丸實脾腎氣丸固本調治月餘而痊

朱少湖仲冬夜間忽頭項微強身體微痛疑是傷寒連

夜用紫蘇二大把生薑十片濃煎熱服厚覆大汗之
身體覺輕自謂已愈矣至明日之夜復覺拘急反增
沉重復如前取汗不解身體如石煩燥口乾睡臥不
安天明延一醫診視謂脈極浮冬月傷寒非麻桂
不解薑蘇輕劑豈能療此大病乎擬用大青龍湯
病家疑而卜之不吉復延陸同議診之脈浮數而
微細如蛛絲按之欲絕曰此陽虛症也原不宜汗
况經謂冬三月閉藏之令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

氣亟奪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彼醫曰仲景云陰盛陽
虛汗之卽愈旣曰陽虛何爲不可汗况麻桂青龍正
為冬時虛寒而設如拘閉藏之令不宜汗則仲景此
等湯劑必待春夏傷寒而後用乎陸不能辨但徐曰
議論甚高第恐此脈不相應耳病家問當用何藥曰
惟三建生脈酌而用之彼醫謂邪在表而補斂之不
死何待陸曰汗之而愈則補誤補之而愈則汗誤原
不兩是也病家不能決卜之謂補吉汗凶乃以建中

生脈合投之煩躁仍劇噫氣不絕足脛逆冷身不能轉側彼醫謂斃可立而俟也陸曰誤汗者再藥輕病重故未效耳仍前方倍人參加附子濃煎冷服少頃煩燥頓定數劑諸症悉除月餘時出虛汗憊不能起用人參數兩方獲安

喻嘉言治劉筠之七旬御女不輟此先天素厚也然以房中之術數擾其陽又值夏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偶不快飲食起居如常醫者以壯年傷暑之藥香薷

黃柏石膏知母滑石車前木通投之卽刻不支診時
則身僵頸硬石強喉啞無生理矣曰此雖危然因誤
藥所致甫隔一晚尚可以藥速追急以大附子乾薑
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三錢大劑煎服可解此厄衆
議不決姑以前方四分之一服之安貼再煎未遲灌
下寸香之久大嘔一聲醒而能言呼諸子乳名云適
纔見州官回詢其所由開目視之不語轉問醫者何
人曰江西喻遂擡手一拱又云門縫有風來塞之喻

促煎所存之藥續進而姻族襍進商以肩輿送其回寓另進他藥啞瞶如前越二日而逝

李士材治程幼安食少腹悶食粥者久之偶食蒸餅遂發熱作渴頭痛嘔逆或以傷寒治之或以化食破氣之藥投之俱不效勢甚危診之曰脈無停滯之象按之軟且濡是脾土大虛之症也法當以參朮理之衆皆不然李曰病勢已亟豈容再悞遂以四君子湯加沉香炮薑與之數劑而減一月而安

倪文學累勞積鬱胸膈飽悶不能飲食服消食理氣行
痰開鬱清火凡百餘劑不效病勢日增李診之脈大
而軟喟然嘆曰明是火衰不能生土反以伐氣寒涼
投之何異入井而又下石乎遂以六君子湯加乾薑
肉桂益智仁各一錢十劑少愈然食甚少也遂加附
子一錢兼用八味丸調補百餘日而痊

盧不遠治戴養吾夫人體常困倦眩暈不食胸膈痞滿
脈之寸關不透以為肝脾之氣不伸用八珍加升

麻柴胡而愈後每病用前方卽安若稍為加減便不獲效凡十五年皆倚恃焉蓋夫人性靜體厚起居安適是以氣血不振而消沮故於補氣血藥中加開提之劑得其性情故可久服

何介甫病脾數年飲食少而精神悴就診兩關軟弱不透寸用參苓歸芍陳皮防風甘草數十劑遂善啖肥濃數年之疾脫然問曰予疾有年補脾補腎法非不詳而末之效君何從平治得之曰君疾在肝非脾腎

病也凡診病者當窮其源無為症惑如飲食少雖關脾胃所致胃病者何故此當審者今君兩關脈弱不透於寸右固脾虛明矣左則何謂此脾體不足而脾用不行也蓋脾之用肝也星家取尅我者為用神脾體無肝木者為之用則氣血便不條暢運化遲鈍而脾轉轉困矣且秋來金肅肝更不伸乃為補助肝木之氣使之揚溢則脾土伸舒精神油然外發雖不治脾實所以治也安用奇特之法哉

馮楚瞻治王慎瞻平日過勞偶遠行途中食冷麵羊肉
及歸胸中疼脹不堪醫所用無非查菴穀朴之類服
之益甚漸至心如壓扁昏暈悶絕少減則甦曰食乃
有形之物惟入腸胃滯則為脹為疼著而不移豈能
升降於胸次乎蓋胸為心肺之部止受無形之氣不
能藏有形之物也且六脈絃細而數身不熱語言無
力皆非傷食之候乃積勞所傷無根之氣上逆於心
以致脹痛不堪耳當用塞因塞用之法乃以棗仁硃

砂乳香為細末剖豬心血為丸用人參五六錢煎濃湯送服少頃以蓮子煮白米粥壓之令忍脹強吞半碗如是數日疼脹漸減繼而胸膈自覺甚空雖多食不飽而大便出者無幾蓋勞役太過臟腑脂膏耗竭狀如中消食物入腹銷鑠無餘故多入少出也

談銓部病熱數日醫以為傷寒投以發散禁其飲食日漸危篤脈之弦緩無力乃勞傷發熱也先以濃粥湯半碗進之覺香美甚甘飲後目頓清亮遂與歸脾湯

令以薄粥繼之三四日後神氣頓復而愈

徐主政夫人年逾七十江行驚恐早晚積勞到家未幾壯熱頭疼醫作傷寒發散數劑漸至面赤煩躁神昏不語頭與手足移動日夜無寧刻脈之細數無倫重取無力此勞極發熱熱者乃元陽浮越於表也更發散之陰陽將竭矣非重劑挽之無及熟地一兩六錢炒麥冬炒白朮各三錢牛膝二錢五味子八分製附子一錢二分另用人參六錢濃炙沖服二三劑後食

減神清後用八味歸脾二湯各減全愈

洪氏子因勞傷發熱頭疼咳嗽脇痛醫謂傷寒大用發散一劑汗大出熱更甚神昏見鬼躁渴舌黑身重之冷徹夜不寐因困頓欲絕脈細數無倫胃脈微極此勞傷中氣發熱東垣補中益氣湯為此等病而設令陰陽氣和自能汗出而解今更虛其虛陽氣發泄殆盡所以身愈熱而神愈昏陰陽既脫自爾目盲見鬼津液既亡所以舌黑足冷至於身重異常此尤足少

陰極虛之症蓋腎主骨有氣以舉則輕否則重也與
熟地二兩麥冬四錢乳炒白朮五錢牛膝三錢五味
子一錢附子二錢濃煎人參一兩煎汁沖服口渴另
用熟地二兩麥冬五錢人參八錢濃煎代茶三四劑
後汗收熱退舌潤神清嗽止食進後用生脈飲送十
補丸四五錢再以歸脾加減煎膏成丸彈子大圓眼
湯化服全愈

劉君鄉試入都長途冒暑氣已傷矣復日夜課誦未幾

壯熱頭疼咳嗽乾噦不寐神疲脈之兩寸俱洪兩尺
俱弱右關沉取則無此犯無胃氣之症矣非溫補脾
腎無濟也而以暑天熱病堅不肯服乃坐視數日熱
益甚復延診其脈轉燥澁無力此久熱陰陽愈傷也
與大劑熟地人參白朮麥冬五味子牛膝二劑諸症
漸愈惟噦聲間作胃脈不起猶不喜食乃早以生脈
飲送八味丸去丹皮澤瀉加鹿茸五味子牛膝晚以
歸脾湯去木香甘草加五味肉桂一補先天一補後

天全愈 同時彭公子亦患是病身熱兩月服補中
益氣加減已數十劑不知此方乃為虛人發散而設
不宜久服且時當夏月陽氣上浮致令陰陽離決精
氣乃絕面青浮腫肚腹脹硬心不痞膈咳嗽咽痛口
多涎涎壯熱畏寒五心燥熱口乾不渴足脛常冷脈
則兩寸乍洪乍數兩關無力兩尺更微上盛下虛已
極以前方重劑另煎人參一兩沖服旬餘漸愈復惑
旁言再用發散消痰及補中六君加減遂不起

大親家高年且患足疾初愈偶途中遇雨疾趨而回遂
身熱自汗頭疼咳嗽繼而吐血飲食不思精神狼狽
脈之兩寸皆洪大而數右關兩尺甚弱此勞傷中氣
脾不統血也咳嗽者火爍於肺也身熱者元陽浮越
也自汗者氣虛不能攝液也頭疼者血虛火冒也與
熟地一兩麥冬四錢炒白朮六錢牛膝三錢五味子
一錢製附子一錢二分另煎人參湯沖服數劑咳嗽
吐血俱止早晨生脈飲送加減腎氣丸午復加減歸

脾湯服之全愈

高鼓峰治呂用晦病熱症造榻與語察其神氣內傷症也詢其致病之由曰偶夜半從臥室出庭外與人語移時就枕次日便不爽快漸次發熱飲食俱廢不更衣者數日矣服藥無效曰粗工皆以為風露所傷故重用辛散不進飲食便曰停食妄用消導孰知邪之知湊其氣必虛若投以補中益氣湯則汗至便通熱自退矣用晦欣然輒命取藥立煎飲之旁觀者皆以

熱甚又兼飽悶遽投補藥必致禍慰之曰無庸驚擾
卽便矣頃之下燥矢數十塊覺胸膈通泰旁觀者始
賀是晚熟寐至五鼓熱退進粥連服前方而愈

范中行感冒風寒又過於房勞發熱昏悶醫以為傷寒
也羌活柴胡投之不應又以為陰症也肉桂木香投
之又不應熱且愈甚飲食俱廢舌黑如灰八日不便
醫正議下診之脈細數而沉曰陰虧甚矣胃氣將絕
矣非溫和甘潤之劑弗能救也急以左歸及滋水清

肝等藥重加參耆服之他醫以為不大便奈何議補
高曰子以為承氣症也誤矣第服藥自得便至第四
日果下黑矢升許熱退舌亦紅潤但尚未進食病家
猶以用補為嫌慰之曰本內傷症一補中益氣療之
足矣無奈粗工襍投胃氣轉傷不能卽復今以藥補
之以稀粥調之不過數日自然知味不信另延一醫
重用承氣湯服至二劑不得便

必反為前
藥補住

病轉劇無

顏再延高往禾中延薛楚玉楚玉至聞述病情及用

藥次第曰旣用熟地而便效可知矣奈何舉將收之功而棄之耶今無能為矣病家目楚玉為黨寃不之信嗟乎舉天下學問之人而盡目之為黨為彼之醫不亦難乎

呂東莊治友人董兩舟夏月搗膏勞力致感頭痛發熱解表之藥不效其長君方白來問呂曰子不觀東垣脾胃論乎服補中益氣加五味麥冬自愈矣如言服之頓安復起作勞仍發熱頭痛別用清解藥增甚因

同葉御生往診之四肢微冷胸腹熱甚煩悶腰墜下
少腹脹痛不能小便時旁觀者為重感風邪所致力
主發散呂曰虛邪內鬱正以勞倦傷中真氣不足不
能托之使盡去又遇清涼其火下逼膀胱責及本臟
故然安可攻也請以滋腎飲子合生脈散與之何如
御生論與呂合竟投之得睡醒熱解小便通矣留方
補之而別翌日方白至曰內熱時作煩悶頭痛亦間
發不盡曰餘火未散移熱於上也用軟柴胡人參白

木黃連丹皮甘草茯苓神等而愈

楊乘六治徐氏妾勞倦發熱時作微寒倦怠嗜臥下午
更甚醫用發散兩劑咳嗽不絕脇痛如錐更用清金
瀉火泄利不止不食不寐者旬日脈之浮分細軟沉
則緩大面色滯白眼光散大舌胖嫩淡白而滑兩手
厥冷而振此勞傷脾氣虛發熱初時若用補中益氣
一二劑卽愈乃誤藥致咳嗽痛利胃陰被劫於前中
氣重傷於後乃擬人參熟地白朮各一兩附子炮薑

各三錢赤石脂禹餘糧炙甘草各五錢濃煎大椀徐服至大椀卽睡去已刻至戌分始寤咳利俱除脇痛如失能進粥飲服訖前藥胃氣漸開用調中益氣生金滋水而愈

簡某病感症壯熱時微寒嗜臥嬾言日輕夜重或與羗防發散燥渴譫妄不食脈浮數無序重按虛大無力舌胎嫩黃中間焦燥此內傷似外感症悞表以劫胃陰津枯液涸火無所畏而變生燥症也與左歸飲加

生地當歸白芍兩劑便解熱退再診浮數俱除虛火
仍在繼起之病已退初時之病未減蓋初因中氣素
虛而來後病因胃陰暴傷而致若不先救其陰而卽
補其氣是為無制之陽邪樹幟而將垂絕之眞陰下
石矣今陽火既退陰汁漸充則初起之症可立除也
遂以補中益氣湯合生脈四劑而愈

薛立齋云余性愛坐觀書久則倦怠必服補中益氣加
麥明五味酒炒黑黃柏少許方覺精神清妥否則夜間

少寐足內酸熱若再良久不寐腿內亦然且兼腿內
筋自有抽縮意致兩腿左右頻移展轉不安必至倦
極方寐此勞傷元氣陰火乘虛下注丁酉五十一歲
齒縫中有如物塞作脹不安甚則口舌如有瘡然日
晡益甚若睡良久或服前藥始安至辛丑時五十有
五晝間齒縫中作脹服補中益氣一劑夜間得寐至
壬寅內艱之變日間雖服前劑夜間齒縫亦脹每至
午前諸齒并肢體方得稍健午後仍脹觀此可知氣

血日衰治法不同

琇按立齋生平善用補中益氣據此病先下盛服之宜矣後既上盛而猶服之豈不惑哉

柴嶼青治瀋陽司寇覺羅

諱

吳拜延診曰數日前因感

冒風寒至今未愈其脈或兩至一歇三至一歇遲而見代並非外感乃虛寒凝結氣血耳用人參養榮湯

吳曰無力用參以玉竹代之此十月廿一日也至次日告云昨服藥後腰發板轉動必以人必需人參購

覓可也遂用參一錢廿三早診之脈氣稍轉仍用原方午後因膝強硬自令人以熱麵熨之忽至發迷再促診而醫者數人但云風寒方用大表散并欲下大黃及諸人去後吳云伊等如何信仍服公藥但再為斟酌之乃於方內各參一錢迫服至冬至方斷煎劑卽以原方配合為丸調理而康向使吳公信任不篤必致難保

夏大兒年友禾中陳雖嗜身熱譫語不甚辨人太守莒

溪陸視三因赴補在京邀柴診視其脈大而無力此陽虛發熱擬用人參陸驚而咋舌以為斷不可用乃力任方從一劑後身和三劑熱全退調理月餘而瘥少司馬諱雅爾圖隨駕打圍至德州抱病給假回京醫投小陷胸湯一劑頓卽仰臥神昏不語又一醫進參三錢神氣稍甦言語恍惚惡食不寐延診雅云素有肝病遂述前方按左關脈和平惟心部空大此心家之疾與肝無涉用酸棗仁湯而愈

周太守家人發熱不食晚間怕鬼因途中冒雨食冷粽而起柴曰脈無停滯祇見虛大經所謂形寒飲冷則傷肺飢飽勞役則傷脾此內傷所致擬用人參以價貴為難遂用扁黨六君子加炮薑大棗數劑而愈

太史張希用丁卯場前勞倦外感身熱委頓兩足無力欲用發表之劑未決求治右脈軟弱人迎不緊外感輕而內傷重以補中益氣湯治之後用異攻散數劑病痊遂聯捷

觀察沈椒園在侍郎時家人某新從山左回京身熱不
食沈以熟地等滋陰大劑進遂嘔吐增劇求治於柴
柴曰此傷胃氣所致非陰藥所宜用香砂六君子湯
治之而痊

主政蔡修持令郎發熱口渴胸悶舌純黑胎譫語延醫
無效已二十餘日矣診之脈氣平弱並無外邪投以
滋陰之藥二劑不應改用六君子加炮薑一服尚未
效後戴廷傳加製附一錢吳茱萸五分一劑汗出胸

快再劑汗出胸中豁然調理而愈病固有如此之類者毋粗忽也

陸養愚治朱少湖病以半年先因房勞汗出又傷食用消導藥後乃夢遺頭暈自服人參少安遂每日五錢或一兩服至數斤其病自汗身熱咳血痰逆胸膈不舒心口如物窒礙手足時厥頭常眩運眼或昏暗不見人大便已六日不行每頭運時服參湯則稍止脈之氣口及關似滑而有力左寸關浮強似虛尺濡弱此

由肝有悒鬱重以思慮房勞致虛參雖中病單服多服益陽太過化為熱火與積痰膠固脾胃遂致熱結幽門火逆上行而血動向以惡寒汗泄重幃厚褥帕裏綿裝至是悉令徹去以潤字丸三錢服之外用蜜導法去宿垢益許再用人參七分歸身遠志各一錢棗仁一錢山巵茯神白芍各一錢三分香附二錢生甘草三分入竹瀝一鍾一貼卽胸次豁然得寐每日以前方及潤字丸數十粒便潤汗止咳嗽痰血漸減

十分而安

陸祖愚治潘洪字以過勞傷脾脾虛而肺臟亦損咳嗽痰喘微寒微熱或與清涼滋補建脾消導月餘飲食頓減精神愈衰僅奄奄一息耳診之遍身瘡癰六脈如絲言語輕微夜苦無寐大便則向來艱澀乃用人參白朮貝母棗仁麥冬生地另以人參麥冬五味為丸五更吞下每日服參約四五錢數日漸瘳再以歸芍生地連翹地榆煎湯揉洗肚腹大便通潤調理百

餘日而安

陸祖愚治本府添設曾向緣中氣不足宜服參耆一日
午飯未幾啖楊梅過多便胸中不快身熱頭眩吐痰
口渴不思飲食三日不更衣或用查枳芩連厚朴二
陳之類三四劑大便一次去燥矢數枚而症如故又
用歸芍知麥查芩而腹滿作嘔脈之左三部浮微而
弱右三部浮大虛數日脾胃虛弱氣不能運故胸膈
不舒非有積滯也況素不能服苦寒豈可用芩連之

類經云但治其虛安問其餘乃用六君子湯加白豆
仁煨薑大棗二劑症頓減再與補中益氣湯數劑遂
霍然

一人憂思不已飲食失節傷脾面色黧黑環口尤甚心
懸如飢又不欲食呼吸短促曰此脾氣受傷也憂思
不已則脾氣結而不行飲食失節則脾氣耗而不足
陰氣上入陽中也經曰陽明症衰面始焦故知陽明
之氣不足也遂以參耆白芍升麻葛根白芷蒼朮甘

草薑棗助陽明生發之氣而愈

朱丹溪治一人因勞倦發熱醫以小柴胡湯黃連解毒

湯

苓連
梔柏

白虎湯等劑反加痰氣上涌狂言目不識人

目赤上視身如烈火六脈洪數七八至按之豁然左
畧弦而芤此因中氣不足內傷寒涼之物致內發熱
又與苦寒藥太多為陰盛格陽之症與補中益氣湯
加薑附大棗二劑而愈

陳三農治一友飲食不均遠行勞倦發熱煩悶症類傷

寒醫禁食不與診之言語輕微手背不熱六脈數而軟此真氣不足非有外邪也力勉其進粥乃與溫甘大補之劑恪脹數日熱退而安

陳三農治夏夫人年已八旬憂思不已偶因暑浴遂患發熱頭痛醫者以為傷寒禁其食而肆行解散越三日氣高而喘汗出如洗昏胃發厥診其脈大而無力乃為之辨曰外感發熱手背如甚內傷發熱手心為甚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

辨內傷
外感要

決宜
熟玩

今頭痛時休而手背不熱是為虛也遂用參耆

各五錢白朮半夏各二錢橘紅一錢甘草六錢一劑

減半後倍參朮而痊

一人年近四旬發潮熱口乾喜飲冷水或以涼藥投之
罔效四五日渾身沉重不能動止四肢強直耳聾譫
言妄語眼開不省人事六脈浮大無力此氣血虧損
之極以十全十補湯去白芍地黃加熟附子一服鼾
睡痰響咸謂服參耆肉桂附之誤曰此藥病交攻不

必憂疑又進一服過一時許卽能轉身動止次日連進數劑則諸病潛瘳矣此從脈不從症之治也

李時珍治一人素飲酒因寒月哭母受冷遂病寒中食無薑蒜不能一啜至夏酷暑又多飲水兼懷怫鬱因病右腰一點脹痛牽引右脇上至胸口則必欲臥發則大便裏結後重頻欲登圜小便長而數或吞酸或吐水或作瀉或陽痿或厥逆或得酒少止或得熱少止但受寒食寒或勞役或入房或怒或飢卽時舉發

一止則諸泯然如無病人甚則熱發數次服溫脾勝
濕滋補消導諸藥皆微止隨發此乃飢飽勞逸內傷
元氣清陽陷遏不能上升所致也遂用升麻葛根湯
合四君子湯加柴胡蒼朮黃耆煎服服後仍飲酒一
二盃助之其藥入腹則覺清氣上行胸膈爽快手足
和暖頭目精明神采迅發諸症如掃每發一服卽止
神驗無比若減升麻葛根或不飲酒則效便遲大抵
降多升少稟受弱而有前諸症者並宜此藥活法治

之

本草
綱目

薛立齋治府庠王以道元氣素弱丙午丁未二年以科
場歲考積勞致疾至十二月間其病盛作大熱淚出
隨凝目赤面黧揚手露胸氣息沉沉幾絕脈洪大鼓
指按之如無舌乾捫之如刺此內真寒而外假熱也
遂先服十全大補湯曰既服此湯其脈當收歛為善
少頃熟睡覺而惡寒增衣脈頓微細如絲此虛寒之
真象也以人參一兩加熟附三錢水煎頓服而安夜

間脈後脫以人參二兩熟附五分仍愈後以大劑參
朮歸身炙草等藥調理而安

一男子發熱煩渴頭痛誤行發汗喘急腹痛自汗譫語
用十全大補加附子治之熟睡喚而不醒及覺諸症
頓退再劑而痊

黃武選飲食勞倦發熱惡寒誤用解表神思昏憤胸發
赤斑脈洪數而無力此內傷元氣非外邪也急用溫
補之劑彼不從後果歿

王肯堂治外兄虞文華病發熱一醫審無身痛等症知

非外感用平胃散加人參五分投之熱愈甚

用平胃亦無謂

又一醫至診之曰此人參之過也亟汗之汗而不解

又一醫至診之曰邪入裏矣宜涼膈散下之煎成欲

服王適至急止之診得六脈皆洪大搏指舉按有力

笑曰此醫之所以誤也用茯苓補心湯加人參六錢

麥冬三錢棗仁一錢五分時不臥九日矣服藥卽鼾

睡良久而甦病已退診之脈頗微弱為治方每劑用

人參四錢棗仁茯神歸朮耆麥冬川芎之類令其多服不輟遂別去數日以小便不利來扣令服導赤散明日熱復作舌黑如墨復延診脈復洪大因連日所服藥皆減參二分之一而導赤散中又加花粉山巵黃芩等藥故病復作亟令人參六錢合前諸藥大劑投之舌色始淡熱始除小便亦清利倘進涼膈之劑必不治藥可妄投哉

馬元儀治邱德初素積勞鬱近復失恃過哀因而發熱

惡寒飢逆煩渴面赤如粧診其兩脈沉微無力知非
實火內燔乃虛陽上越得之悲哀勞倦內傷也悲哀
則傷肺勞倦則傷脾脾虛無以生肺肺虛無以生腎
所以封藏不固致虛陽上越升降失常致濁氣上行
由是氣逆於胃則為飢逆火遊於上則為煩渴也法
宜溫補之劑從其性而歸之於下則諸症自平矣與
人參加桂理中湯五劑霍然

吳洪先病經七日寒熱似瘧手足麻木汗出如注心悸

恍惚診得寸脈空大關尺虛澁曰此症人多謂風寒
外感不知為勞倦內傷也寸大關尺澁乃脾肺之氣
受虧心腎之陰亦涸氣虛不能升達陰往乘之則寒
陰虛不能內養陽復乘之則熱心悸恍惚者陰不主
事而陽內擾也汗出為注者陽不主事而陰外亡也
手足麻木者陰陽兩虧氣血俱不得榮也以當歸補
血湯為主加人參二錢以補脾肺之陽肉桂黃連各
七分俾坎離內交廣皮炙草以補胃而和中一劑便

得鼾睡再刺汗止再以補中益氣湯升發陽氣加穿
山甲以祛內邪寒熱遂止脈亦和但重按少力微見
飢逆用大劑桂附理中加丁香半夏數劑而痊

王亦林患勞症倦發熱神昏倦怠已半月皆作外感治
不愈診得兩脈浮虛右脈倍甚此飲食失節勞役過
度脾虛則胃氣亦虛氣不上行於陽反下陷於陰而
發熱也夫內傷脾胃之症與外感風寒者不同東垣
言之詳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為有餘之症內傷脾

胃乃傷其氣為不足之症有餘當瀉汗之吐之下之
尅之是也
不足當補溫之和之調之補之是也
經云
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又上氣不足者推之揚之脾不
足者以甘補之當以辛甘溫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
則愈矣乃用補中益氣湯服後得微汗然非發汗也
乃陰陽氣和而汗自出也一劑熱退再劑神清不數
劑而康復倍常矣

朱丹溪治一人本內傷汗下後譫語初能認人後三日

語後便妄言此神不守舍慎勿攻戰脈多細數不得
睡足冷氣促面褐青色必乾燥用補中益氣湯加人
參半兩竹葉三十片煎服效

繆仲淳治一人年三十三歲因努力卽發心腹飽滿疼
痛直至臍下皆板兩脇空鬆不可言腹寒卽欲就火
火至稍睡痛止大便不通小便短縮似宿茶日夜不
臥至五週時飲食漸加時常舉發大約性嗜酒善怒
勞碌所致方用當歸五錢牛膝四錢麥冬五錢酒芍

五錢炙草七分五味一錢橘紅二錢茅根一錢五分

生地三錢宜多食韭菜童便胡桃肉

廣筆記

于中父患目珠痛如欲墮此肝火上冲也胸脇及背如槌碎狀此怒而血瘀也晝夜咳嗽此悲傷肺也眠食俱廢自分不起繆令進童便三大椀七日下黑血無數痛除咳熱如故再以二冬貝母蘇子橘紅白芍鱉甲青蒿桑皮五味百部枇杷葉竹瀝童便久之未痊病家疑其虛促用參耆繆不可乃陰以黃耆二錢入

前藥嘗之竟夕悶熱目不交睫始信不謬固守前方
兼服噲化丸勿輟逾月平蓋仲父病起於哀傷過甚
更觸惱怒所致非虛也肺熱而實肝火上冲故不宜
參耆耳

立齋治一人因勞倦耳下掀腫惡寒發熱頭疼作渴右
手脈大而輒此不足症也當服補中益氣湯彼反用
發表藥遂致嘔吐始悟以六君子湯治之更服補中
益氣湯而愈大抵內傷者榮衛失守皮膚間無氣以

養則不能任風寒胃氣下陷則陰火上冲氣喘發熱
頭痛發渴而脈大此乃不足之症也大抵飲食失節
勞役過度則多成傷不足之症若誤以為外感表實
而反瀉之豈不致虛虛之禍哉東垣曰凡內傷為飲
食勞役所傷則右手脈大於左手外感風寒則左手
脈大於右手當以此辨之

倪仲賢治林仲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為進退食飲漸
減倪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伸陰火漸熾溫

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

原機

啓微

張意田治鍾姓人因舉重用力畧有脇痛數日後發熱身疼甚至胸脇痞硬服大小陷胸更劇診之左脈強硬而數右脈寸尺浮而關沉滯胸脇拒按四肢厥逆症似結胸然服陷胸不應必有他故察其臂上筋肉微黃欬出痰色如橘合症與脈知為用力太過脇肋受傷瘀血為患欲發黃也所謂瘀血類傷寒者此耳

治宜桃仁承氣湯下之但瘀滯日久祿用攻散陰氣
大損當兼重養血為是用生地二兩當歸八錢丹參
四錢桃仁三錢大黃三錢枳實二錢芒硝二錢甘草
八分服後下瘀血紫塊二次熱退胸平惟神氣欠清
脈氣弦軟此傷陰絡而神虛故也服補陰舒絡之劑
而愈

沈明生治徐來一有下帷之勞內忘衽席之戒偶於夏
月縱啖生冷致患脹滿不食腹中漉漉有聲且復喜

嘔水道秘瀉凡疎解清涼之劑遍嘗妄效診之卽主
溫補而座間競持他說乃索筆書云積滯雖令中滿
獨不思中氣不足則腹為之善脹腸為之善鳴乎諸
逆衝上雖多屬火獨不思胃寒不化亦令人吐乎小
便黃赤雖為內熱之徵獨不思氣不施化溺因色變
乎摠之症在疑似惟憑切脈今脈來沉弱右關更微
兼之喜暖畏涼其為虛寒症明矣遂先用六君子益
以炮薑智仁之屬繼投八味丸出入於參耆桂附之

間旬日良已嗣后依方調理不特精神倍常抑且連
徵熊夢

吳橋治陳龍年八十而病溺濁不禁則隱几而日夜坐
不復近衾裯診之六脈沉沉垂絕矣叟乃命孫扶起
曲跽告曰老夫春秋高子孫僅立門戶死其時也吾
從姪繼鸞年四十病瘵且危家極貧舉室五口嗷嗷
待哺願公肉其骨卽龍死賢於生就而診之臥無完
席室中僅二缶作炊然左脈平右脈虛大而數曰此

憂思傷脾故爾治宜補脾抑肝

此金匱法也

叟聞療者可

生則大喜過望其病一再劑而愈踰月療者無恙則

夫婦帥諸幼子羅拜謝之

太函集

王某膏梁子也年弱冠好角力因舉石井闌致勞傷久而肺熱咳嗽脇痛面青白目下胞青紫諸治不效診之脈弦畧數左尺弱兼濇曰腎為作強之官因勞而腸肺為腎母因子病而耗及母氣肝為腎子母病而子失其養乃金不生水水不滋木木燥則生火上侮

金而下乘土故目胞青紫咳嗽諸症作也與生熟地
杞子沙參麥冬地骨皮女貞等四劑忽盜汗如雨疑
藥之誤曰此佳兆也夫火燥為患津液久虧得純陰
之劑以濡之猶釜中有水熏蒸而益潤也由是鬱熱
除而血脈復矣問可飲乎曰不可若飲之則火仍內
伏第再養金水使陰平陽泌則汗自止而病自瘳矣
如言而愈

江氏姊年五十餘因子病傷寒二十餘日焦勞過甚及

子愈而已病作寒熱頭疼面赤滿口舌發疱目不交
睫者數日夜一老醫謂少陽陽明熱症與小柴胡合
竹葉石膏湯脈之豁大無倫乃力斷為勞傷虛火上
浮戴陽明假熱之症若誤藥立見危殆乃與熟地一
兩肉桂一錢炙甘草一錢麥冬二錢歸身三錢一劑
卽熟睡比覺口舌之疱盡消遂霍然矣當是時余初
臨症由今思之則但與養青湯為至當也後六旬外
復患虛症悞服黃耆煮棗單方月餘忽遍身浮腫動

卽氣急服熟地數斤乃愈

續名醫類案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十五

錢塘魏之琇撰

虛損

張子和治東茂之病虛勞寢汗面有青黃色自膝以下
冷痛無汗腹中燥熱醫以薑附補之五晦朔不令飲
也又禁梳頭作寒治之張曰子之病不難愈難於將
護恐愈後陰道轉茂子必不慎東曰不敢乃先以丹

車九瀉川散下五七行心火下降覺渴與冰水飲之
又令澡浴數日間面紅而澤後以河水煮粥溫養脾
胃又以活血當歸丸人參柴胡散五苓散木香白朮
散調之病大瘥汗止足暖食進張曰此本肺脾當以
涼劑蓋水之一物在目為涼在皮為汗在下為小溲
若禁飲水則渴而燥熱生焉人若不渴與水亦不肯
飲之矣東既愈果忘其戒病復作張已去乃殂

竇材治一婦人傷寒瘥後轉成虛勞乃前醫下冷藥損

其元氣故也病人發熱咳嗽吐血少食為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保命四神鍾乳粉一月全愈

弘治乙丑歲姑蘇儒學聞教諭恭邁羸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白湯無奇效一日謁張養正求治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醫用之多矣養正正色曰子勿嘵嘵吾用湯使不同遂投熟附二三片煎俾服卽瘥

續醫說

王時勉治常熟徐氏中氣不足脈曰此症宜補劑當參耆譬如築室造基不可時日計其成緒須藥百裏乃

可望愈一至於十病不少減更謀一醫病勢增劇復請於王王脈之曰爾信道不篤又更別藥以致增劇徐莫諱乃曰曾服利氣之劑王曰必如吾言則生否則非吾所能也從之果及期而愈肯堂嘗見格致餘論載浦江鄭君仲夏患痢丹溪煎人參膏與服至五斤而劑止十斤而病安今人輕身重財不顧體之強弱病之淺深亟於求效況謀利嗜賄之徒動輒便施剛峻劫劑至於輕病變重重病至危往往有之古人

有言曰不死病而死於醫

同上

竇材治一人身長五尺因酒色傷漸覺肥肉消瘦令灸
關元三百壯服保元丹一斤自後大便滑小便長飲
食漸加肌肉漸生半年如故

此藥附骨縮病後
故念卷謂有缺文

孫文垣治吳肖峰室董潯陽次女而龍山之妹也患咳
嗽體倦多汗腹痛呻吟不絕口者半月諸治愈加脈
之左手三五不右手沉弦面色青息甚微腹中漉漉
有聲問上年夏日曾病否曰曾頭痛體倦多汗但不

咳嗽不腹痛今五月初病如上年醫謂傷風用參蘓引表之始咳嗽與治嗽則加腹痛又謂通則不痛以沉香滾痰丸下之遂憊不可支曰此乃注夏病仲景謂春夏劇秋冬瘥者是也問注夏何以咳嗽曰汗多用參蘓重發其汗肺金受傷故燥而咳何以腹痛曰因治嗽寒其中氣故也况又服滾痰丸之劑以重傷之蓋五月六陽之氣加散於外汗而又汗汗多則亡陽夏至一陰將萌腹中尚虛虛而復下下多則亡陰

陰陽俱亡不憊何待乃用酒炒白芍五錢甘草黃耆
各三錢桂枝二錢大棗二枚水煎臨服加飴糖一合
飲訖而睡自己至申不醒咸謂夏不用桂伐天和也
諸痛不補助邪氣也不可為矣龍山以其言告曰所
以睡者睡則陰氣生汗可斂痛可止也問所投劑何名
曰此仲景小建中湯也夫腹痛如縛帶脈急縮也面
青脈弦肝木盛而脾土受尅也故以白芍和之桂枝
伐之甘草緩之黃芪大棗飴糖以補之自虛回汗斂

而痛止矣語未竟病者醒而索粥粥後又睡至天明
腹全不痛惟稍咳嗽加五味子麥冬兼治注夏而全
瘳矣臨別語龍山曰令妹之病尅木太過今雖愈而
脈弦不退

不用滋水生木弦安得遂退
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猶為可慮宜

戒惱怒節飲食謝去人事恬淡頤養

安可責
之婦人

庶可永

年否則害目陰極陽生恐不能保無患也後至期與
良人齟齬怒而絕藥果以凶聞

薛立齋治沈察年二十六所稟虛弱兼之勞心癸巳春

發熱吐痰甲午冬為甚其熱時起於小腹吐痰無定
時或謂脾經濕痰鬱火用苓連枳實二陳或專主心火
用三黃丸之類至乙未冬其熱多起足心亦無定時
吐痰不絕或遍身如芒刺或又以為陰火生痰用四
物二陳知柏之類俱無驗丙申夏痰熱甚盜汗作渴
曰此乃腎經虛損火不歸經當壯水之主以鎮陽光
其脈尺洪大餘却虛浮遂用補中益氣及六味地黃
而愈後不守禁其脈復作謂火令可憂當慎調攝會

試且緩但彼忽畧至戊戌夏果歿於京

龔子才治周侍御患虛損目不敢閉閉則神魂飄散無所知覺且不敢言言卽氣不接昏沉嬾食診之六脈虛微此元氣衰弱心神虛憊也先與硃砂安神丸一服少安後以補中益氣湯倍參芪加遠志茯神棗仁白芍生地麥冬連進數劑漸瘳

劉氏子年十八患虛勞熱咳痰喘面赤自汗旬餘不能就枕勢危劇診之六脈微數乃陰虛火動也令五更

時以壯盛婦人乳一鍾重湯煮溫作三四十口呷之
天明煎河東地黃丸一服少頃將大小米入山藥蓮
肉紅棗胡桃仁數个煮稀粥食之半晌又煎清離滋
坎湯二劑加竹瀝童便薑汁少許頻頻服之至午又
進粥小許加白雪糕食之過半晌又進前藥二劑夜
間睡則藥止醒則卽服如此三晝夜藥不住口火乃
漸息方能枕席後減藥之半半月病減六七服湯劑
一調理而愈此症若尋嘗之法施治日進一二劑則

是一杯之水豈能救車薪之火哉

張文垣治張文學子心二尹可泉長君也弱冠病醫作
勞瘵治久不效自分必死督家人治含歛脈之左寸
短弱右關畧弦餘皆洪大咳嗽下午熱從足心起漸
至頭面夜半乃退面色青形羸氣促多夢遺臥床奄
奄已絕粒斷藥二日謂可治可泉曰醫僉謂火起九
泉者死大肉盡削者死咳嗽加汗者死脈不為汗衰
者死

此感症
則然

又當火令之時恐肺金將絕乃謂可治

何也曰症雖危兩顙不赤心火未焚也聲音不啞肺
金未痿也耳輪不焦腎水未涸也夫面青者憂疑不
決左寸短者心神不足關畧弦者謀為不遂症與色
脈皆非療也良由志願不遂殆心病非腎病也故謂
可治蓋病人因星士許發解旣而落地故悒快寢疾
也為立方名調肝益神湯以人參棗仁龍骨為君丹
參石斛貝母麥冬五味為臣山梔香附為佐服二十
劑而病起丸方則熟地龜板枸杞人參麥冬五味茯苓

蜜丸服三月全安

陸祖愚治金伯遠婦年未四旬生育已多且數小產致病怯弱不時眩暈惡心胸膈否滿飲食不進頭四肢浮腫晡時潮熱大便時瀉時燥夜間恍惚不眠診得左寸浮澁右寸浮滑兩關俱弦細兩尺初取覺洪大重按則少神知其心脾腎三經受病而前醫純以清涼為之非也以陳皮貝母前胡蘇子木通苡仁當歸白芍天麻為煎劑巳午未三時服黎明用熟地人參

製附子杜仲麥冬山藥知母白朮五為丸淡鹽湯送下黃昏服安神丸如此分為三治初服便覺有頭緒調理兩月諸症如失

一人於春末患傷寒醫與汗下症已愈矣然精神嘗覺恍惚肌肉未能充實至秋時發熱微渴咳食減肌削且精滑便糖醫謂陰虛服六味加減幾百劑至冬甚惡寒不能出戶診其脈浮之損小沉之損小其色眇白不澤曰此陽虛症也非參不可凡陰虛之熱蒸蒸

內出骨甚於肉肉甚於皮陰分必劇重捫則熱不甚明乎外熱內不熱也且熱發無常是陽氣有時甚虧

也

語未安

陰虛火旺之嗽口口相續口渴咽乾痰涎稠

濁

此近傷風症矣

今微咳無痰明乎陰氣之不能上升也

亦未

安

卽精滑者亦因陽氣不足故陰精不固也至大便

不實與畏寒其為陽虛又顯然矣摠由傷寒汗下之後元氣復而強力作勞以致損僊用加減八味丸五更淡鹽湯下四君子湯加減作煎劑間用補中益氣

湯兩月而愈

黃履素曰予少患下元虛不能多言稍不戒所得病不可狀丹田若無物者甚則夜半陰極之時陽氣欲脫手足厥冷汗大洩一交子丑氣乃漸復此係腎陽衰弱之候常服溫腎之藥於滋陰料中多用兔絲子枸杞子肉蓯蓉五味子鹿茸紫河車之屬遂得漸愈前症因目病悞服黃連丸頓劇要知陽衰之症寒所最忌如知母黃柏之屬最傷胃中生發之氣卽平人亦

不宜多服又本草云升麻川芎下虛人忌服予服四
物湯川芎稍多服補中益氣湯失加人參皆頓覺下
虛前症陡發藥之響應如此

李士材治何邑宰之子虛損遺精盜汗瘦骨柴立已瀕
於危簡其所服以四物知柏為主芩連二冬為加減

診其脈大而數按重極軟

猶有胃氣
故可治

曰中氣大寒反

為藥苦矣乃以歸脾湯入肉桂一錢人參五錢當晚
得熟睡居十日而汗止精藏更以還少丹兼進補中

益氣間服一月而愈

顧宗伯患發熱困倦目昏耳鳴脚軟不能行大便燥結
手足麻痺腰膝疼痛李診之曰腎虛不能上交心虛
不能濟用八味丸十全大補湯加龍眼肉三十枚五十
餘日精神漸旺肌肉漸充一日多飲虎骨酒大便仍
結醫者皆云八味丸非久服之藥十全大補宜去肉
桂反用知母玄參佐之服之數月遂致不起

琇按是症八味十全玄參知母其失正均惟集靈

膏一方真聖劑也

李翰林勞而無度醉而使內汗出多痰服寬膈化痰之藥轉覺滯悶診其脈沉而澁兩尺猶甚曰痰得澁脈一難愈況尺中澁甚精傷之象也在法不治乞投劑勉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兩帖有小效衆皆喜李曰瀉象不減脈至無根死期近矣果十餘日而歿

脈據

症藥亦

大左

盧不遠治吳叔顯三月間生瘡服藥瘡已合而喘急甚

十日不能就枕往診之先用發瘡開肺次用降氣補
腎斷其次日當瘡發五日當足腫六日當出水十日
可喘定就睡嗣後足生二毒三月完復次年七月偶
以傷風微熱左三部脈唯隱隱見以大劑人參歸地
甘草十帖方起二十帖如常十月再感左脈更不如
秋但微熱起居如故三日就枕七日頭痛如破因告
其兄以秋病之危今若昏沉決無生理彼尚疑其言
九日果微昏錯語十二日不識人再七日死或問曰

某昨歲垂危君言變症歷歷如響幸全生焉今冬微恙君言不起果應其因為一為兩曰其人氣骨妖弱腎精不全其瘡亦從腎發也不知而用發散元氣轉耗瘡毒內逆於肺而喘因用四逆湯使太陰氣開瘡在外出用六味料使少陰納氣息遂內均清升濁降足腫生癰病俱外去是以生也今秋左脈不起是元氣內索不堪左旋矣此起而再戕賊之病發於骨所以腦痛因之遂昏是內關之症氣獨內絕是以死也其

病皆根本於腎是一非兩不在症之輕重為異同也
馮楚瞻治余侍講數年參藥久服或時氣逆上攻或時
氣墜下迫二陰皆重失氣甚平頻大便澀而不暢脈
則細數無力向服補中益氣殊不知愈升則氣愈降
況兼陳皮辛散反泄元氣豈未聞塞因塞用之說乎
乃以八味加鹿茸補骨脂五味子為丸參湯吞服於
空心以嫩防風三兩酒煮取汁拌炒黃芪一斤炒黃
白朮半斤熟附子四兩三味煎汁去渣熬膏以人參

六兩為末收成細丸日中食遠白湯吞服四錢芪能升託求能固中參能補理附能回陽四味共劑收功何慮虛陷者不為振作發生也遂愈

胡春坊將六旬病九月餘寒熱攻補襍進症隨藥變虛實實實之間幾莫能辨診之六脈洪大有力非陽虛也乃時當暑月汗出惡風痰鼻塞飲食如故却精神實疲此陰虧不能斂陽以致陽浮陰散清濁不分邪血消穀生痰不生血也但為養陰則陽有依投以六

味加鹽水煮橘紅麥冬五味子不三劑而愈

趙宦病赤如裝不省人事口多譫語手足躁動六脈洪大搏指所服乃柴廣半之類以其劑小不能為害不知真陰失守虛陽上浮神氣欲脫補救尚虞不及敢以清利速其死耶以人參八錢熟地麥冬丹參白芍茯苓神遠志牛膝薑炭每日二劑不數日愈

高鼓峯治吳弁玉發熱多汗便秘數日不行醫曰此停食傷寒也不宜與食待熱退始可以稀粥飲之病勢

轉甚延治問曰肚中飢否曰飢索其日所用藥則芩連枳殼花粉厚朴之屬笑曰但喫飯病卽除矣無庸此等藥也病者喜甚曰吾本無食醫言有食故耐此數日餓耳然便秘云何曰致新卽推陳矣胃中久無穀氣故前物積而不下且子之發熱多汗一味虛症遂用參朮調而痊

立齋治州同劉禹功素不慎起居七情以致飲食不甘胸膈不利用消導順氣肚腹痞悶吐痰氣逆用化痰

降火食少泄瀉小腹作脹用分利降火小便瀉滯氣
喘痰涌服清氣化痰丸小便愈滯大便愈瀉肚腹脹
大肚臍突出不能寢臥六脈微細左寸甚虛右寸短
促此命門火衰脾腎虛寒之危症也先用金匱加減
腎氣丸料內桂附各一錢二分二劑下瘀穢甚多又
以補中益氣送二神丸二劑諸症悉退五六又用前
藥數劑并附子之類貼腰臍及涌泉穴寸脈漸復而
安後因怒腹悶惑於人言服沉香化氣丸大便下血

諸症悉至曰此陰絡傷也辭不治果歿

吳孚先治薛氏子吐血止後忽患心跳振衣或時驚恐
用熟地一兩山藥五錢女貞山萸枸杞各三錢服二
十餘帖本方加元武膠為丸症頓減間藥一日卽跳
動偶一醫用二陳六君子加補心鎮心之品症復增
吳曰此非心跳乃虛里之動也經曰胃之大絡名虛
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凡患
腎虛勞怯者多見此症腎屬水而肺主氣氣為水母

腎虛不納故宗氣上泄而腎水愈竭於下欲納氣歸元惟補陰配陽為是耳

琇按凡治小兒不論諸症宜先揣此穴若跳動甚者不可攻伐以其先天不足故也幼料能遵吾言造福無涯矣此千古未洩之秘也珍之貴之

高鼓峯診楊在公六脈動甚因語之曰脈緊而弦不出一月危病至矣定方而別斯時無甚病至十月中忽患咳嗽醫作風寒治數以羌活發散與之十餘日遂

大吼喘痰涌如潮作齁齕聲不得臥坐一人於牀以額俯靠其背稍擡頭卽喘急欲死走人邀診曰以前脈推之病根固深然不宜困敗如此之速也此殆攻伐之藥逼成之耳無救矣病家只哀求定喘曰定喘不難無如脈色皆去縱喘定之後仍虛脫而死矣遂朝用參芪歸芍暮用加減八味三日而能臥飲食倍進其家甚喜以為得生高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今出升降俱廢息矣縱挽回何施

茲不過暫命門一絲未斷之氣踰十日必死矣已而果然何使病未見之先卽以見之後醫能以大劑填補峻補之藥投之卽不能如舊尚可稍延歲月不至若是之促此可為妄肆攻伐之戒

徐次鰲病咳嗽高細胗其脈六部皆動因問徐嗜酒乎曰然服天麥冬知貝母生地等類乎曰服逾斤許矣高曰君病與此藥相反可禁勿服寫歸湯六味丸兩方與之高歸語友人曰次鰲病卽素問所謂二陽病

發心脾也其人必勞心過度又嗜酒多欲急救三陰
乃為良法醫以陰寒逼之火無所洩其怒遂成燎原
之勢今六脈純是陰火有出無入不踰年死矣或謂
次鐻無恙不過患傷風耳何遽至是曰脈法當如是
耳八月中高適寓孤山徐邀天竺曰聞子善太素脈
乞為我診辛丑可得第否高曰太素兩字出在三墳
後人竊之以欺天下之耳目且造為歌訣妄言禍福
軒岐無是也但素問自有一種榮枯壽夭貧富貴賤

得失成敗之說要不出乎吉凶悔吝善惡逆從之理
其道微然我能約畧言之診畢語之曰辛丑固好然
不若甲辰更得當也

云云者固知其將死欲阻其北上耳

次問壽曰子

年甫三十外不必問壽察其意惟以科名為急耳不
及病情難直言因與其尊人厚急返石門告曰令郎
脈氣不佳如北上其不返乎曷阻之曰予固阻之弗
能也因為製大料參膏令戒其絕服之庶可冀其還
家如或以火不清不宜補殆矣到京果聞人有以前

說進者信之用發散寒涼不十劑吐血而絕

張路玉治顏氏女虛羸寒熱腹痛裡急自汗喘嗽三月
餘屢更醫不愈忽然吐血數口脈曰氣口虛濇不調
左皆弦微而尺微猶甚令與黃芪建中加當歸細辛
或曰虛勞失血曷不用滋陰降火反行辛燥乎曰不
然虛勞之成未必皆本虛也多由誤藥所致今乘其
根蒂未固急以辛溫之藥提出陽分庶幾挽回前失
若仍用陰藥則陰愈亢

亢字未妥

而血愈逆上矣從古治

勞莫若金匱諸法如虛勞裡急諸不足用黃芪建中
即腹痛悸衄亦不出此加當歸以和營血細辛以利
肺氣母慮辛燥傷血也遂與數貼血止次以桂枝人
參湯數服腹痛寒熱頓除後用六味丸以棗仁易萸
肉或時間進保元異攻當歸補血之類隨症調理而
安

胡念安治王在庭之室病虛勞十餘載喘促吐沫嘔血
不食形體骨立諸醫束手診之見其平日之方皆滋

陰潤肺溫平之劑曰以如是之病用如是之藥自然
日趨鬼趣焉望生機仲景云咳者則劇數吐痰沫以
脾虛也又昔賢云腎家生陽不能上交於肺則喘又
云脾虛而失生化之原則喘今脾腎敗脫用藥如此
安望其生乃重投參芪薑附等二劑而喘定緣泄瀉
更甚再加萸薏十餘劑而病減十七又灸關原因畏
痛只灸五十壯迄今十餘年體大健

醫林
指月

一董姓者雍正三年初冬來求診脈其脈或二動一止

或七動一止或十二動或十七動一止此心絕脈也
仲冬水旺其何能生姑定參芪茸附河車臍帶桂心
棗仁等方與之服十劑脈之歇止參差不似前之有
定數也矣又十劑而歇止少矣又十劑六脈如常矣
噫不可謂之無功也且知治早雖不用丹艾亦有可

生全者

同上

昔蜀中一道人童顏漆髮眉宇疎秀自歌曰尾閤不禁
滄海竭九轉神丹都漫說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

堂關下穴按班龍珠乃鹿茸鹿之精血結而為角性
溫大補精血元陽相火虛者宜之或加於六味地黃

丸中亦妙

治法彙
張三錫

張三錫治一人咳嗽已成勞極用四物知柏不愈乃以
秦光鱉甲散加二母二冬十數劑頗愈

陸祖愚診傳小泉室高年患濕痰症暑月或與香燥過
多反增頭暈口渴眼花不寐飲食少進骨節痠疼診
得左寸洪數關尺細澁右寸浮滑關尺沉細且九至一

止曰此血虛痰火也論症尚有治法獨是右關尺歇
止有常數便不可為矣凡血虛症卽是肺病大都庚
日篤而辛日死況立秋在邇乎或聞而非之乃與養血
清火消痰順氣之劑果覺有驗十劑後竟可步至中
堂料理家務每日約進粥十餘碗人皆謂能起死為
生矣忽一日少腹作痛冷汗不止至夜半不知人事
次日酉時死矣小泉不忘前言檢厯視之果是辛日
也

陳三農弟昏倦發熱頭痛惡風因中氣太虛元氣下陷
陽氣不充而頭痛形氣衰少而內熱用調中益氣湯
加葛根一劑而安更製脾腎丸服逾月而愈

治一貴婦咳嗽泄瀉咳嗽甚則泄瀉愈泄瀉甚則咳嗽
畧止午前微寒午後微熱此皆脾胃虛弱痰涎隨虛
火上潮則咳甚而瀉止痰涎隨虛火下注則泄甚而
咳止不必治其諸症但補養脾胃自愈用保元湯加
炒松花乾薑五味破故紙八劑而咳嗽寒熱皆除又

八劑而泄止

文選

薛立齋治一婦人發熱晡熱盜汗自汗殊畏風寒飲食少思或腹痛吞酸或大便不實此脾胃不足諸經虧損朝用補中益氣夕用八珍湯倍用參苓白朮各二十餘劑諸症漸愈因喪母哀傷患盜汗便血用加味歸脾湯數劑而止乃用前二藥又五十餘劑尋愈月經兩月而至適因怒去血過多發熱作渴肢體疲倦頭目暈痛用逍遙散加味歸脾湯二藥調補痊

一婦人飲食少思胸膈不利或胸中作痛或大便作瀉
或小便不利用逍遙散加山梔茯神遠志木香而愈
後因怒寒熱往來倦怠煩熱以前藥加炒黑黃連三
分頓愈用八珍湯調理後因怒吐血燥渴用人參五
錢苓朮當歸各三錢陳皮甘草各一錢治之而愈

一婦人內熱口乾頭暈吐痰帶下體倦飲食少思此脾
氣虛弱而不能生肺金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
脾氣漸復飲食漸進諸症漸退再用加味逍遙散治

之尋愈

一婦人日晡熱甚月水不調飲食少思大便不實胸膈痞滿頭目不清肢體倦怠發熱煩燥此七情肝脾虧損之症用濟生歸脾湯加味道逍遙散補中益氣湯調治元氣漸復而愈

一婦人胸脇膨滿小腹悶墜內熱晡熱飲食不甘體倦面黃日晡則赤洒浙惡寒此脾肺氣虛先用六君加川芎當歸諸症漸愈又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諸

症全愈後飲食失節勞怒惡寒發熱不食用加味小柴胡二劑而熱退用逍遙散歸脾湯調理而康

一婦人月經不調飲食少思日晡熱甚此肝脾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加山茱山藥丹皮麥冬五味而愈次年秋寒熱如瘧仍用前藥而愈

沈大方室趙氏初患痰喘熱渴或以降火散氣治之肌日削而氣日索延至甲辰木旺痰盛身熱口腐腹脹神昏絕食此乃虛熱無火薛投壯水生土之劑隨愈

至戊申夏初坐則頭墜不能起視臥則背冷透體煩
熱暈眩咳嘔痰涌手足麻冷勢危殆薛曰此內真寒
外假熱也遂與大補薑附之劑三四服勢漸安仍以

前藥加減而愈

此沈自述之藥

胡念菴治一中年婦夜熱咳嗽本小疾耳為張李二醫

合用滋陰退熱藥

應是苦寒之劑

月餘致面青脈急喘促吐

血嘔沫日數升飲食不進二醫束手覆而不治胡為
重用參附十餘劑而安此非其本原受虧乃藥悞所

致故易收功也

醫林指月

立齋治一儒者每春夏口乾發熱勞則頭痛服清涼化痰藥瀉喘煩躁用香薷飲神思昏憤脈大而虛此因

閉藏之際

冬月

不悻悻為患名曰注夏

凡稟賦薄弱即小兒亦多此病

用補中益氣湯去升麻柴胡加五味麥冬炮薑一劑脈益甚仍用藥加肉桂五分服之即甦更用六味丸而痊

司空何燕泉小便赤短體倦食少缺盆作痛此脾肺虛

弱不能生腎水當滋化源用補中益氣六味丸加五味而安

庶吉士黃伯隣發熱吐痰口乾體倦自服補中益氣湯不應薛謂此金水俱虛之症兼服地黃丸而愈後背患一癰煩痛寒熱彼嘗偕視郭主政背疽郭不經意決其殞於金旺之日果然已而郭氏妻孥感其毒皆患惡瘡黃所患與郭同心甚恐曰此小瘡也憎寒等症皆陰虛舊症果是瘡毒亦當補氣血乃以地黃丸

料煎與服之卽睡良久各症頓退自後常有頭面耳目口舌作痛或吐痰眩暈之類服前藥卽愈

少司空何瀟川足熱曰乾吐痰頭暈服四物黃連黃柏飲食卽減痰熱益甚用十全大補加麥冬五味山藥山茱萸而愈

薛甥凌雲霄年十五壬寅夏見其面赤唇燥形體消瘦曰子病將進矣癸卯冬復見之曰子病愈深矣至甲辰夏胃經部分有青色此木乘土也始求治先以六

君加柴胡白芍山梔蕪荑炒黑連數劑及四味肥兒
六味地黃二丸及參苓白朮歸芍山梔麥冬五味炙
草三十餘劑肝火漸退更加胆草柴胡三十餘劑乃
去芍加肉桂三十餘劑及加減八味丸元氣漸復而
愈

一儒者因屢婚脚腿軟痛面黑食減惡寒足腫小腹脹
痛上氣痰喘此少陰虧損陽氣虛寒之症用八味丸
料煎服諸症頓除又服丸劑半載元氣漸充形體如

故

一男子年逾二十早於斲喪夢遺精滑睡中盜汗唾痰見血足熱痿軟服黃柏知母之類曰此陽虛而陰弱也當滋其化源不信恪服之前症益甚其頭漸大顙門漸開視物皆大吐痰喊叫乃如法調補諸症漸退頭顙漸斂而安

一儒者口乾發熱小便頻濁大便秘結盜汗夢遺遂致廢寢用當歸六黃湯二劑盜汗頓止用六味地黃丸

二便調和用十全大補湯及前劑兼服月餘諸症悉愈

朱丹溪治王廿四丈發熱脇痛咳嗽紅痰口渴大便秘
倦怠脈稍數而虛詢之發熱曾飲水一碗病因食不
節成積病發又飲冷水傷胃成虛傷肺成痰白朮一
錢半人參陳皮川芎各一錢白芍茯苓桔梗炙甘草
各五分作二帖煎取八分入竹瀝二分再煎沸熱飲
下龍薈丸廿丸如嗽三十九

立齋治一婦人素勤苦冬初患咳嗽發熱久而吐血盜汗經水兩三月一至遍身作痛或用化痰降火口禁筋攣此血虛而藥損耳遂用加減八味丸及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山藥治之年餘而痊

柳玄度言吾養生無他術但不元氣佐喜怒使氣海常溫耳今人既不能以元氣佐喜怒矣若能時炙氣海使溫亦其次也予舊多病常苦氣短醫者教灸海氣遂不促自是每歲須一二次灸之以氣怯故也

資生經

羅謙甫云丙辰秋楚邱縣賈君次子二十七歲病四肢
因倦躁熱自汗氣短飲食減少咳嗽痰涎胸膈不利
大便閉形容羸削一歲間更數醫不愈或曰明醫不
如福醫某處某醫雖不精言方書不明脈候看症極
多治無效人因之曰福醫諺曰饒你讀得王叔和不
如我見過病症多頗有可信試今治之醫至診其脈
曰此病予飽諳矣治之必效於肺俞各灸三十壯以
蠲飲枳實丸消痰導滯不數服大便秘澀泄無度加腹

痛食不進愈添困篤其子謂父曰病久瘦弱不任其藥病劇遂卒冬予從軍回其父以告予予曰內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瀉之則重不足此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日絕滅壯者不復矣故曰不足此其理也令嗣久病羸瘦乃形不足氣短促乃氣不足病潮作時嗜臥四肢困倦懶言語乃氣血皆不足也補之惟恐不及反以小毒之劑瀉之虛之愈虛損之又損不死何待賈君嘆

息而去予感其事畧陳其理夫高醫愈疾先審歲時
太過不及之運察人血食布衣勇怯之殊病有淺深
在經在藏之別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治有
緩急因用引用返正之則孫真人云凡為太醫必須
諳甲乙素問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三部九候
五藏六府表裡孔穴本草藥對仲景叔和諸部經方
又須妙解五行陰陽精孰周易如此方可謂太醫不
爾則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殞正五音者必取師曠之

律呂而後五音得以正為方圓者必取公輸之規矩而後方圓得以成五音方圓特末技耳尚取精於其事者况醫者人之司命列於四科非五音方圓之比不精不醫不通不脈不觀諸經本草倖以運通命達而號為福醫病家遂委命於庸人之手豈不痛哉噫醫者之福福非渠者也渠之福安能消病者之患焉世人不明此理而委命於福醫至於傷生喪命終不能悞此惑之甚者也悲夫

薛立齋云辛丑年余在嘉興屠漸山第有林二守不時
昏憤請治之譖語不絕按之如無此陽虛之症也當
用參附湯治之有原醫者陽喜而迎曰先得我心之
同然遂服之卽靜睡覺而進食午後再劑神思如故
其脈頗歛余返後又詐云用附子多矣吾以黃連解
之陰仍用參附湯竊觀仲景先生治傷寒云桂枝下
咽陽甚即斃硝黃入胃陰甚乃亡不辨而自明矣吾
恐前言致誤患者故表而出之

薛甥居宏年十四而娶至二十形體豐厚發熱作渴面赤作脹或外而砭血內用降火肢體倦怠痰涎愈多脈洪數鼓指用六味丸及大補湯加麥冬五味而痊馬元儀治汪周拔子患弱症經年諸治不效診其脈兩寸浮大而虛關尺虛小咳嗽夢泄面色枯曰不任風寒曰兩寸浮虛衛外之真陽不固兩尺虛濇腎中之真陽亦弱較陰虛咳嗽之症不啻天淵擬玉屏風散多加人參以益真氣而充腠理不數劑咳嗽漸已稍

可當風兼令早進七味丸以養腎氣而主蟄藏兼服
大造歸脾丸此補心脾而充血氣如是調補兩月而
安

何繼武患寒熱躁煩足冷如冰汗出如注兩脈虛微形
氣病氣俱屬不足胗之脾腎虧損虛寒內伏雖見寒
熱有似表邪而躁煩自汗足冷已兆虛陽欲脫之機
况兩脈虛微尤非表邪可散之比若行表散是速其
陽之亡也法當大溫大補和養中州生發陽氣方可

圖愈因與附子理中湯二大劑汗止足溫寒熱漸已
數劑霍然

沈氏僕惡寒發熱時燥煩兩脈空大自覺氣從耳鼻衝
出洞然若無關閉此脾肺虧損陰火內動也凡人受
天之氣必先入肺乃行於下其別氣走於耳宗氣出
於鼻亦從胸中注于肺以行於上是肺實居氣之要
路以行治節肺藏虧損則氣之出入皆失其常法當
補脾歛肺而氣自治矣黃芪白朮各五錢炙草防風

各一錢二劑脈稍欬熱稍減四劑而燥已耳鼻間氣
治如常再以七味地黃湯補養水藏而痊

王維春年三十攜妓縱恣月餘內虛之下不耐煩暑當
夜露坐明日遂寒熱躁煩自汗不止面赤如粧兩脈
虛微此陰虛陽暴絕也非夏月傷暑脈虛身熱自汗
之比若行表散氣浮不返矣用人參一兩附子二錢
回陽返本服後汗止神清躁煩俱息明日診之兩脈
轉為洪數但重按少力此脈症無可慮矣但陰虛之

極恐陽氣無偶終亦散亡治法不可救陽而賊陰但當養以應陽使得其平而已用生首烏人參甘草橘紅黃芩知母等四劑寒熱平而愈

張子和曰嘗過鳴鹿邸中聞有人呻吟聲息瘦削痿然無力余視之乃五虛症也余急以聖散子二服作一服此症非三錢二錢可塞也續以胃風湯五苓散等各作大劑使頓服注瀉方止而漿粥入胃不數日而其人起矣故五虛之人不加峻塞不可得實也彼庸

工治症草草補瀉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竟無成
功也反曰虛者不可補實者不可瀉此何語也吁不
虛者強補不實者強攻自是庸工不識虛實之罪豈
有虛者不可補實者不可瀉哉

五虛者脈細皮寒火
氣泄利前後飲食不

入也

繆仲淳治陸作先乃正咳嗽飽脹痰喘水火不通眠食

俱廢人參

君

白芍

君

蘇子炒研極細

佐

枇杷葉三大

片茯苓

佐

二服得眠大小便通啖粥

廣筆
記

胡廣張仲虎客邸耽於青樓且多拂意之事至冬底發
大寒熱咳嗽吳中醫者皆以外感治之發表和解無
不遍試適毛子晉拉視之見其神色少耗脈氣虛數
中時復一結咳嗽有血臥不貼席繆謂子晉曰此陰
虛內傷症也陰精虧竭故脈見虛數內有瘀血故結
脈時見肺肝葉損所以臥不能下此不治之症况誤
認外感多服發散復蹈虛虛之戒耶不數日而歿
太學許韜美形體卑弱神氣短少且素耽酒色時嘗齒

衄辛未春偶患左乳傍及肩背作痛異常手不可近
捫之如火日夜不眠醫以內傷治之服桃仁紅花乳
沒延胡靈脂等藥二十餘劑不效診之六脈虛數肝
腎為甚斷為陰虛火旺之症當滋陰養血扶持脾胃
俾陰血漸生虛火降下則痛不求止而止矣如必以
和傷治痛為急則徒敗胃氣尅削真元非所宜也用
生地丹皮白芍牛膝枸杞續斷石斛甘草桑枝麥冬
蘇子囑其服十劑方有效以陰無驟補之法也八劑

後復診其脈氣漸和精神漸旺雖痛未盡除而生機躍然矣惜其欲速太過惑於羣小復以前藥襍進一月後胃氣果敗嘔逆陰血愈耗潮熱腹脹再半月而死

顧李昭惠陰虛內熱仲淳曰法當用甘寒不當用苦寒然非百餘劑不可慎勿更吾方欲加減使吾徒畧加增損可也果百劑而安天麥冬桑皮貝母枇杷葉白芍蘇子車前各二錢地骨皮鱉甲各三錢五味子一

錢

姚公遠內子病延仲淳入診其繼母乘便亦求診仲淳
與伯道曰婦病不足慮嫂不揀矣聞者駭甚曰吾方
新婚亡大恙何至是耶予私叩之仲淳曰脈弦數眞
弱症也不半歲夜熱咳嗽勢漸劇倉皇延仲淳至疏
方與之曰此盡吾心耳病不起矣逾年醫家百藥禱

試竟夭

廣筆記

瞿元立夫人素清癯不耐煩勞一日謂仲淳曰弟婦未

生子而弱煩兄為診其故次日仲淳往診得其脈弦細無神趙文肅公問曰兄從元立許來診其嫂得何脈曰今雖無恙必不久矣文肅頓足曰有是哉天胡

厄善人甚耶此丙戌四月事也至秋夫人歿

同上

祝氏婦年五十餘患中滿腹脹兼崩漏下虛清上則下虛彌甚實下則上脹彌甚仲淳為立二方以蘇子石斛陳皮貝母玄參人參白芍治其上以地榆阿膠木瓜牛膝杜仲茜根椿皮治其下各為丸分食前後服

之漸愈

同上

來天培治周殿先室年近古稀每病胸中痞塞背寒或
時氣逆嘔吐有塊在脇下飲食不思數日稍痊或用
山梔黃連木香香附吳萸等藥勿效診之六脈浮細
而軟曰此肝腎氣虛上逆之症宜滋肝益腎養血扶
脾引火歸源之劑用牛膝澤瀉歸芍枸杞茯苓山藥
萸肉沉香肉桂二劑諸症霍然後復作服此即痊
有士人觀書忘食有紫衣人立前曰公不可久思思則

我死矣問其何人曰我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

醫說

續編

吳橋治方生年二十五內而早起枵腹而服勞無何而發熱頭痛醫以為內熱乃劑清涼三日汗流昏憤欲絕橋診六脈皆不應指甚則微若蛛絲語其父曰郎君甚危此虛脫也急宜重劑溫補即稍緩無及矣父惟唯唯一劑而愈近月乃安

太正集

方勉孝丁年病孱面生赤食與肌逆減矣即內即遺皆

不害或病作日三四溺亦如常第多一行則自項領
以上凡在頭顱面目髮膚忽若崩頽昏眩不支嗒焉
欲喪迺進補劑久而無功逆橋診之心腎微數無力
曰病得之既內而臨小洩忽受驚恐法當分治病者
俛首唯唯於是早劑補腎晚劑補心旬月而愈

同上

勞瘵

江陰萬融病勞四體如焚寒熱煩燥一夜夢一人腹擁
一月光明使人心骨皆寒及寤而孫元規使人遺藥

服之遂平叩之則明月丹也乃悟所夢方用四十九粒硃砂如兔矢大四十九粒為末生蜜九梧子大月望前以水浸甘草一夜五更初取汁送下七九有蟲下急鉗入油鍋內煎殺二三不下再服

沈存中良方本草綱目

一貴婦病瘵得神傳膏方乃草一味每用一斤淨洗曬乾為末入生蜜二斤和為膏以器盛之忌鐵一日一蒸九蒸曝乃止病人五更起而東坐不得言語以匙抄藥四匙服之良久以稀粟米飲下之藥只冷服米飲

亦勿大熱或吐或否不妨如久病肺損咯血只一服
愈尋常嗽血妄行每服一匙可也既而九日藥成前
一夕病者夢人戒令翌日勿亂服藥次日將服藥屋
上土墜器中不可用合成將服為藉覆器又不得食
再合未就而人卒矣此藥之異有如此若小小血妄
行只一啜而愈也此藥絕妙而世失傳惜哉

同上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羸弱喘嗽方亦載續夷堅
志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向東桃枝一握細剉

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以
童便隔夜浸藥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溫服服時分為
三三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許時再一服
丈夫病用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子孕
婦病人及腥穢之物勿令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
麵諸冷硬物服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
餘藥若未吐利即當盡服之或吐或利出蟲皆如人
髮馬尾之狀病即瘥吐利後虛羸魂不安以茯苓

湯補之茯苓神各一錢人參三錢遠志去心三錢
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冬去心四錢犀角
五錢判為末生乾地黃四錢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
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時更一服謹避風
寒若未安隔一日再作一劑以上二方須連服之

易居

錄

水邱先生歌訣水邱道人年一百煉得龍精并虎魄流
傳此法在人間聊向三天助陰德扶危起莫蹉跎此

藥於人有效多不問陰陽與冷熱先將脾胃與安和
脾經虛冷易生寒最是難冷藥攻閉却大便并上氣
為多厚朴與茯苓此法精關兩道方病人入口便知
良但須仔細看形候莫向陰中錯用陽涕唾稠粘小
便赤乾枯四體無筋力烏龍膏子二十圓便是焦枯
得甘滴遺精夢泄腹膨高咳嗽陰為患勞此病是陰
須識認便當急下玉龍膏嗽裡痰涎仰臥難陰陽交
并候多端却須兼服訶黎勒散治取根源病自安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勤苦因喪子飲食少思忽吐血甚多而自止此後每勞則吐數口瘵症已具形體甚倦午前以補中益氣午後以歸脾湯送地黃丸而愈一女子患前症反其唇視有白點此蟲蝕肺也薛云急尋獺肝治之不信果咳膿而歿後聞其弟兄三人皆天於此症大凡久嗽當視其兩唇若上唇有點蟲蝕上步下唇有點蟲蝕下部

陳自明云昔人一女久病勞瘵為尸蟲所噬磨服神仙

追毒丸一粒吐下小蟲甚多更服蘇合丸遂愈

方見
產症

門

陳又云一家患傳屍勞兄弟五人已死者三人有方士

令服神仙太乙丹

同上

遂各進一錠一下惡物如膿狀

一下死蟲如蛾形俱獲生其人遂以此藥廣濟屍症

無不驗者余常用治一切裸病及瘡疽等毒未成膿

甚效其已成膿者亦能殺其大勢考其藥品雖不言

補今羸瘦之人服之並效誠神劑也然以價計之用

銀三錢藥有七十錠可救七十人有力之家當之以
濟人近人制此往往加以硃砂雄黃考之諸並無此
說襍入恐反亂其真也識者當自知之

方見
靈門

孫文垣治程道吾婦夜為夢魘所驚時常暈厥精神恍
惚一日三五發咳嗽面色青不思穀食日唯啖牛肉
脯數塊屢治無效或謂寒痰作厥與附子肉桂厥益
甚診之左脈弦右脈滑兩寸稍短道吾先娶二妻皆
卒於療知其為傳尸療症也不易治乃權以壯人補

養之劑消息調理俟胃氣轉始可用正治之法人參
茯苓栢子仁石菖蒲遠志丹參當歸石斛以補養神
氣陳皮貝母甘草紫菀化痰治嗽服半月無進退乃
為製太上渾元丹用紫河車一具辰砂鱉甲犀角各
一兩鹿角膠紫石英石斛各八錢沉香乳香安息香
茯苓紫菀牛膝人參各五錢麝香五分煉蜜為丸赤
豆大每早晚鹽湯或酒送下三十六丸又製霹靂出
獵丹用牛黃狗寶阿魏安息各一錢虎頭骨五錢啄

木鳥一隻獼爪一枚敗鼓心破皮三錢射香五分天
靈蓋一个煉蜜為丸雄黃三錢為衣每五更空心葱
白湯送下五分三五日服一次與太渾元丹相兼服
纔半月精神頓異不似前時恍惚矣但小腹有邊一
點疼前煎藥中加白芍一錢服一月精神大好暈厥
不作矣次年生一女

張路玉曰胡又曾患虛勞吐血一夕吐出守宮狀者一
條頭足宛然色如櫻桃不崇朝而斃

柴嶼青治宗室某子十五歲咳嗽吐痰兩脈細數陰虧
已極辭不治強開一方後屢邀請以為服藥漸愈飲
食加增不得已再往而脈氣如故決其必不能起後
果然

勞損病已不可為服藥得法往往得驟驗乃虛陽
暫伏也數服後症皆仍舊矣臨症者不可不知

張三錫曰常見氣弱者往往生子多羸或母病陰虛稟
來已弱加以過勞及鑿竅太早斲喪天真遂成陰虛

咳嗽吐血骨蒸非染也曾見一家五人悉病此已殞
其三家中競覓尸蟲藥予以丹溪法大補氣血使陽
旺生陰繼以大造丸二人俱無恙

貴公在蜀作宣撫甚秘寶此法以膏肓之痰藥不能及
熏之卽效此方治咳嗽發熱骨蒸不已好雄黃三錢
茜草二錢欵花二錢玄參三錢百部三錢艾葉一錢
雌黃半錢雷丸厚朴作末以香鑪有蓋者封固止留
一小孔出烟患人以紙塞鼻以口吸其烟久則飲少

清米飲日三次蟲死嗽愈一方加百部蕪荑仁蘇木

熔黃臘和攤紙上

說續編 針方 醫

葉餘慶字元善平江人自云常病瘵疾其居對橋而行

不能度有僧為之膏肓穴得百壯後二日即能行數

里登降皆不倦自是康強其取穴法但並足垂手正

身直立勿令俯仰取第權下兩旁同身寸各三寸灸

時以軟物枕頭覆面臥垂手附身或臨時置身取安

便而已葉轉為人灸亦用此法云

針灸四書

同上

有人傳尸勞瘵寒熱交攻久嗽咯血日見羸瘦先以三

拗湯蓮心散煎萬不失一

治法
同上

昔人嘗與勞病婦人交婦人死遂得疾遇人云勞氣已
入藏急令服神授散二斤其病當去如其言服之幾
盡大便出一蟲狀如蛇遂安續有人服之獲安濟者
多矣其法用川椒二斤擇去子并合口者炒出汗右
為末每服三錢空心米湯調下須暈悶少頃如不能
禁即以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三五十九

危氏

方
同上

李士材診許氏女吐血痰嗽六月診之兩尺如爛綿兩寸大而數曰金以火為仇肺不浮濇反得洪大賊脈見矣秋令可憂八月五日復診之肺之洪者變為細數腎之軟者變為疾勁曰歲在戊午少陰司天兩尺不應今尺當不應而反大寸當浮而反沉細尺寸反者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計其期當死于十六日然能食者過期況十六十七二日皆金未遽絕也十八

日交寒露又值火食經曰太陰氣絕丙日篤丁日死
言火日也寅時乃氣血注肺之時不能注則絕必死
於十八日寅時矣病家以其能食猶不肯信果至十
八日未曉而終

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發靖診曰二寸脈微伏是
憂思隔氣而勞請示病實庶治之無誤徐曰女子夢
吞蛇漸成此病發靖謂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疾
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夢蛇憂過感疾當治意而

不治病其蛇亦非藏腑中出吾亦與轉藥也

名醫錄
醫說

續編

傳青主醫甚神有苦勞瘵者教之運氣不三日而可

劉紹

攷九疇

古文

晉平有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為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或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
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淫心疾女陰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
不節不時能無及乎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既
死已就小歛時上皇宮中聞之惜其不早以陷冰丹
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氣
息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

落後十五方死

張邦基墨
莊漫錄

吳洋治汪伯玉父妾病瘵汗淫而渴骨蒸蒸而內燥其肌膚洋以人參白虎湯飲之病減半曰此胃燥也急治其標自今宜主補中母以悍劑歲至乃可刈其根爾越二載中氣復出驅蟲下蟻蟻黝而殷長尺有咫

太函集

吳橋治吳氏婦瘵三年隣家有事庖厨相去百步必先言食品乃求食其母憐之日餽一雞餉之橋曰傳尸蟲下之便家人曰凡死于是者七人矣願除之飲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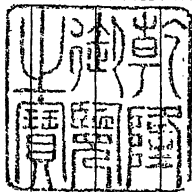
三日腹痛甚下二蟻尺有咫大如箸赤首黝背頰腹
狀如玳瑁然七日乃下七蟻其後者差小爾蟻既下
婦不復求食母餉之難則以餉諸御人其母叱御人
攘吾女而自啖也卒強之食遂作瀉而終然其家故
病傳尸迄今無患矣

太函集

方大澈故病瘵且戒賴橋而治既病食痺幾殆亦復賴
橋會橋出疆其人不戒而病作虛火中否日恃粥而
啜二三陰火上騰自涌泉起喉暗欬血盜汗夢遺舉

身潮熱而羸泄瀉不止橋歸復診之六脈沉數而弦
蟲內蝕爾下之得羣蟻皆異狀并去癥瘕尋愈

太函集



續名醫類案卷十五